



傳燈玉英集卷第二

中華五祖并旁出尊宿信三宗二種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僧那禪師 向居士

相州慧滿禪師 三十祖璨大師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潤州法融禪師道信大 智嚴禪師

智威禪師 金陵曇曜禪師

宣州玄挺禪師 潤州玄素禪師

舒州崇慧禪師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

杭州鵲巢道林禪師 天台雲居智禪師

傳燈玉英集卷第二

北宗神秀禪師 嵩嶽慧安國師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 五臺巨方禪師

兗州降魔藏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洛京仁儉禪師 嵩嶽破竈和尚

嵩嶽元珪禪師 益州保唐無住禪師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利帝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辯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師乃告尊者曰我

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為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為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棲棲暗度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復演八偈皆預識佛教隆替師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

傳燈玉英集卷第二

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師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途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六宗所一一訶問彼尊者聞師指誨各各開悟懺悔師曰今一葉聲虛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師曰汝雖辯慧而

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作大佛事
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
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
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
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
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
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師不起于坐
懸知宗勝義遠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
潛化於王須臾即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師
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
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

傳燈玉英集卷二

三

沙

妄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答曰我非邪
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
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
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
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答曰我
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
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
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
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
出世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
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
遲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
佛性不識喚作精究王聞偈已開悟懺悔王聞
規戒泣謝于師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
被謫投崖云矣王告師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
如何大慈令免斯罪師曰宗勝今在巖間宴坐
但遣使召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
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貧道誓處
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
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
者復命未至師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

傳燈玉英集卷二

四

沙

知師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師
語師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
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
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師曰王疾殆至彌留願
叔慈悲遠來軫救師即至王所慰問其疾時宗
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羅提久受王恩亦來
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師即令太
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爲懺悔云願罪
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心念震旦緣熟行
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至王所慰而
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

即迴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王何
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
畢早迴王即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
海壩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廣州刺
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
齎詔迎奉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
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
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
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
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
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

傳燈玉英集卷二

五

沙

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寓止于
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
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士也久居伊
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
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至人
乃往彼參承師常端坐面牆莫聞誨勵光自惟
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泥投
崖餓虎占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夜大雪光堅立
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
求何事光悲淚曰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
群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

非忍而忍豈以小智輕心欲異其乘光聞師講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求亦可在師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

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後孝明帝聞師異跡遣使三詔師不下少林帝彌加欽尚就賜摩納袈裟金鉢銀水瓶繒帛等師三讓受之自爾緇白之衆倍加信向近九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盡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

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惣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汝今授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

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闢揚勿輕未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無令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妊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不事家產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終日宴坐經八載於寂默

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謂曰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白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師也光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傳衣至北齊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訖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

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慧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師器之即爲剃髮宜名僧璨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大師乃告曰達磨菩提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授汝并達磨信衣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生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傳通究墳典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暨南祖會二祖說法與同志十人投祖出家自爾手不執筆永捨世典唯一衣一鉢一食一坐奉頭陀行既久侍於

祖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真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爲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于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過色過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邪是有邪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剎那頃斷續之相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經四卷謂我師二祖曰吾觀震旦唯有此經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

祖盛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
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
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難如
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異
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
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
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
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大師命筆回
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
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每
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慈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

傳燈玉英集卷二

九

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
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禮觀密承印記

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榮陽人也姓張氏始於
本寺遇僧那禪師開示志存儉約唯畜二鉢久
則乞補夏乃捨之自言一生心無怯怖身無疊
虱睡而不夢常行乞食住無再宿所至伽藍則
破柴製履於洛陽會善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
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性所從來師曰法有來邪
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曠曰不可測也師
持鉢聚落隨得隨散有請宿齋者師曰天下無
僧方受斯請也又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

相是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添違佛意又增論議
殊乖大理故常齋撈如經四卷以爲心要後於
陶冶中無疾坐化

第三十祖僧粲大師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
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
周武帝破滅佛法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
常處積十餘年時人無能知者有沙彌道信年
始十四來禮師曰乞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
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
勞九載後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
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傳燈玉英集卷二

十一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
後徙於蘄州之廣濟縣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
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
至席者僅六十年隨大業中抵吉州值羣盜圍
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
衆望雉堞間有神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
可攻矣稍稍引去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
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
乎常童師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
師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邪答曰
性空故師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於父

母所乞令出家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
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
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生生不生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姓周
氏生而岐嶷童遊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闢七
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
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蘄州來參
謁師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
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即有南北佛
性豈然師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
碓坊經八月師告衆曰正法難解汝等各自隨
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付衣法時會下七百
餘僧上坐神秀者學通內外咸共推稱云若非
尊秀曷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
脚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
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能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
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
偈此秀上坐所述能曰其偈美則美矣了則未
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
邪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能至夜密
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
側寫一偈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

傳燈玉英集卷二

十一

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後見此偈迨夜乃潛令
人自碓坊召能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
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
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
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
八世至達磨屈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
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
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曉受衣法啓曰法
則既授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知信
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

汝身不復傳也

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
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一日歎曰儒
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落髮
入牛頭山幽棲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
四祖大師遙觀氣象知彼有奇異之人乃尋訪
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
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祖遂入山見師
端坐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
何人心是何物師便起作禮曰大德識道信禪
師否祖曰貧道是也師曰因何到此祖曰特來

相訪師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
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遮箇在祖却於師宴坐
石上書一佛字師觀之竦然祖曰猶有遮箇在
師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
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
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
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
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廣絕思絕
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
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
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

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
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
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
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
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
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
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
智嚴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大業中爲郎將
常以弓挂一漚水囊累立戰功年四十出家谷
中入定山水瀑漲怡然不動後有昔同從軍者
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因爲師曰

即將在邪何爲住此答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
夫嗜色淫聲貪榮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
人感悟歎息而去

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師嘗有偈曰莫
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僧
慧忠偈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
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
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慧忠偈答
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泯
般若船

金陵鍾山曇瑱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顧氏初謁
牛頭融大師大師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爲
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阱子知之乎師
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跡鍾山多歷年所茅
庵瓦缶以終老焉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嘗一
日有長安講華嚴經僧來問五祖古真性緣
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立次乃謂曰大德
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
又或問南宗自何而立師曰心宗非南北
潤州鶴林寺玄素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馬
氏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

往衆皆訝之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師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又有僧扣門師問是什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佛來爲什麼不著師曰無汝止泊處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僧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又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驚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擁帶曰

傳燈玉英集卷二

十五

爲什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爲汝不會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花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真空中木馬嘶時月隱山間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峯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嚙花綠蔭間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立素禪師遇之因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也師感悟乃誡之曰汝乘流而

行逢徑即止師遂抵臨安見一山因訪於燕子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有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山上有鯉魚水底有蓬塵焉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於圓相中作一畫却封回忠國師開乃云欽師猶被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起立師曰何以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

杭州鵲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後詣長安屬代宗詔徑山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盤屈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

傳燈玉英集卷二

十六

師復有鵲巢于其側人亦謂鵲窠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會通遂領悟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郡因入山禮謁乃問師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怎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師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

七壽八十有四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有僧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備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云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無所見因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見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

傳燈玉英集卷二

十七

性偏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偏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偏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繫此苦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人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

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

北宗神秀禪師者邪舍之藏誌云其地生立旨通靈

開封尉氏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捨愛出家尋師訪道遇五祖乃曰此真吾師也祖

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悟解無及汝者武后召至

內道場供養命於舊山置度門寺時王公士庶

皆望塵拜伏中宗即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執弟子之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

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嵩嶽慧安國師邪舍三藏誌云九女山人倫八女

州支江人也姓衛氏有坦然懷讓二人來參問

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

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

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言下知歸更不佗適

讓機緣不返辭往曹溪武后徵至輦下侍以師

禮與神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對曰

不記帝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

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

區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

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

宋州蒙山道明禪師初出家聞六祖受衣法追

至大庾嶺求法祖曰不思善不思惡又問曰更

別有密意否祖曰與汝說者非密汝若返照自

已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今蒙指授入處如人

飲水冷暖自知祖曰與汝同師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秀師問方

師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

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技生五葉秀默許之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能制伏鬼

魅故得降魔名焉後遇北宗秀師問曰汝名降

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有魔

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

空何境界之有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晚成法器乃

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

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

僊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皆觀之

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

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

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放曠郊鄙時謂之騰

和尚唐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摩

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

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資師

皆不受又令寫歌詞傳布天下其詞並敷演真

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

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竈遠近祭祀不輟

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

三下云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

何起怎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

爲破竈墮須臾有一人青衣戴冠忽然設拜師

前師曰是什麼人云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

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

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禮而

沒僧等問師云竈神得什麼徑自便生天師曰

我只向伊道本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僧等無

言師曰會麼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不會

僧等禮拜師曰墮也破也後有義豐禪師舉白

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

月颯空無不見者難違伊語語語問云未審什麼

人違陀語語國師曰不知者又僧侍立師乃曰

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

會取僧禮謝師以拂子打之師又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又問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瞋恚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一日有異人者戴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稱謁大師師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彼曰我此歡神也能生死於人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汝尚不能如

是焉能生死吾邪神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莊昧止求師戒師即爲張坐象龕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淫乎曰亦要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能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

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是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昏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淫福淫禍善不爲盜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昏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汝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即

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及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豈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願報慈德效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

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師曰東巖無樹北岫有之能移北樹於東巖乎神曰昏夜喧動願師無駭其夕果暴風吼雷棟宇搖蕩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戒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公問曰弟子聞金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

無有涯又問曰還以三句示人否曰對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泯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鳴鴉公問師聞否曰聞鴉去已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鴉去云何言聞師乃告大衆佛法難值正法難聞各諦聽聞無有聞非聞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又問曰何名第一義師曰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

傳燈玉英集卷第二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據至元錄載，爲十五卷。今缺卷一、四、七、九、十一，共五卷。在見存各卷中亦有殘缺者，如卷三首十一張僅存兩殘篇合計二十行，卷八首四張缺，卷十首四張缺，第五張存文十二行，卷十三第一張存文十三行，卷十四第一張存文十八行，卷十五第一張缺，第二張存文十七行。本書惟金藏收錄，無校。

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爲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名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又問曰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滅即無縛無縛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

傳燈玉英集卷第二

二十四

沙

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无上菩提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沉不浮無爲無相活潑潑底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眾作禮稱讚踊躍而去

傳燈玉英集卷第二



日汝達書了速迴吾

級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

日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還曰寧可永劫沈

淪不慕諸聖解脫讓便休還迴至靜居師問曰

子去未久送書達否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

曰作麼生還舉前話了云發時蒙和尚許芥子

便請取師垂一足還禮拜華辭往南嶽主沙云大

以被讓師推倒荷澤神會來參師曰什麼處來會

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已師曰

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否師

曰設有與汝向什麼處著主沙云果然真金是足

南嶽懷讓禪師金州人姓杜氏余六祖祖問什

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

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

汙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

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

出一馬駒蹋殺天下人師後往衡嶽居般若寺

有沙門道一即馬祖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

法器往問曰坐禪圖什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

一磚於皮庵前石上磨一曰師作

温州永嘉玄覺禪師姓戴氏初到曹谿振錫攜

瓶繞祖師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

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

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

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

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曰

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

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

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號真

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

司空山本淨禪師絳州人姓張氏玄宗道中使

揚光庭入山采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

慕道斯久願慈悲開示師曰貧道隈山傍水無

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天使為求佛邪問道邪

曰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

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

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

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

心無心即道光庭迴闕具以奏聞即勅令光庭

詔師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

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

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如是

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有志明禪師問曰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云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解與道懸殊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偶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苦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又有真禪師問云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異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

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也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妄生二見且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摠是假名一假之中何分爲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即悟二俱不實知如幻夢即悟本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緣斷一時休又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

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一真性却入開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又有安禪師問曰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真師曰爲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故知真妄摠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偈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示如此到頭亦只寧又有達性禪師問曰至妙至微

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覺時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又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開忽

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者信夢開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亦無別路

夔州玄策禪師金華人也有智隱禪師者庵居師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隱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隱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曾豁曰六祖以何爲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

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隱聞此說遠造于曹谿而始開悟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越州諸暨人肅宗勅中使孫朝進貴詔徵赴京待以師禮隨機說法時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佗心慧眼帝勅令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佗心通邪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獅獅

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長久問知去處師叱

曰遮野狐精佗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

年三藏第三問爲什麼不見國師印山曰前兩度是淨境心後入自愛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舉前問主沙口汝道前兩度還見麼主覺云前兩度若見後來爲什麼不見且道到客在什麼處僧問趙州曰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趙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問主沙口汝道在鼻孔上爲什麼不見主沙口只爲太近

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事負汝却是汝辜負吾

僧問主沙口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主沙口云却是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事負吾若道不會主沙口云却道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主覺微開僧問侍者是侍者會麼僧云若不會學解僧應云是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去便見主沙口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法眼云且去別時來案案居曰汝眼起道爲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跡南泉參師問什麼處來對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遮是師曰背

後底南泉便休

長慶後云大似不知保福後云幾不到和尚此去爲當扶起有僧問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

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邪

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

問坐禪看淨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

心而看淨相又問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

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肅宗問師得何法師

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

懸掛著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

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襄陽人姓高氏年十四謁

六祖祖曰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師曰以

無住爲本見即是主祖曰遮沙彌爭合取次語

便以杖打佗曰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

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曰是諸佛

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

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而退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貌奇虎

視引舌過鼻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即心即佛師

云爲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

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

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

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是

什麼意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

理如何師云遮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一

日師上堂百丈收却面前席師便下堂百丈問

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

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豎起拂子師云只遮

箇爲當別有百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

師云我早不合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

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行脚迴

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汝莫疑

作佛否云某甲不解捏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

不對鄧隱峯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頭去

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纔到

石頭即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

頭云蒼天蒼天隱峯無語迴來舉似師師云汝

更去見佗道蒼天汝便噓噓隱峯又去石頭一

依前問石頭乃噓噓隱峯又無語歸師云向汝

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

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

答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有

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云

座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

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彼云此

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

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在窟法

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無對遂辭出門師召

云座主彼即迴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遮

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云弟子與酒肉即是不

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參馬

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

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

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遮裏一物也無師遂禮拜

問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踴躍禮謝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隨問隨答其辭無礙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

傳燈錄卷第三

十九

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麼却迷僧再禮拜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

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云達即徧境是不悟永乖疎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何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言法明作色問曰何處是

傳燈錄卷第三

二十

錯師曰律師未辯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曰請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律師雖省過而心猶憤然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狂狗起塊師子藏人經律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陀羅尼集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具如有變易否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為三聚淨戒迴六識為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為

大智具如豈無變易有道流問世間有法過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為邪云何為正師曰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有源律師來問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一切人惣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佗喫飯時不肯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

傳燈錄卷第三

二十一

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是不生日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眾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黃華竹惣是法身變轉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華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笋應惣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

解道者行住坐卧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難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為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為

傳燈玉英集卷第三

魔大德曰若如是應畢竟無所有禮謝而去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曰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便近前祖打一摑云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猶入法堂云請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云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貓兒宗却問師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云我見是箇大蟲一日普請擇蔬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遮箇大好供養

師云非但遮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當他始得主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舉世無相似

撫州石鰲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為務惡見沙門因逐羣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藏問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一羣祖曰汝既知如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曰遮漢曠劫無明

傳燈玉英集卷第三

煩惱今日頓息藏當時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如三平和尚草述之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堂以手撮虛空師云作麼生恁麼捉虛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拽西堂作忍痛聲師云直須恁麼捉虛空僧問如何免得生死師云用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遮底不生死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廬江人也姓何氏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

僧云如何出離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頔相公問如何是漂墮羅剎鬼國師云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怎麼于公失色師乃指云遮箇是漂墮羅剎鬼國于又曰如何是佛師喚于頔頔應諾師云更莫別求有僧舉似藥山藥山云佛說遮漢也僧云和尚如何藥山云亦喚云某甲僧云是什摩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衆生來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

傳燈玉英集卷第三

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云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東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云快馬一鞭使人一言有事何不出來無事各自珍重便下堂有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

即向汝道洞山來參方上堂師云已相看了也洞山便去至明日却上問云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什麼處是與某甲已相看處師云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洞山云幾放過洞山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山云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莫違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師見來於禪牀上拍手云和和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谿脫印子學來師云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

宿覺用此三昧仰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大師處學此三昧問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屋屋有六窓內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山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云所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因睡外獼猴欲與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山山與汝相見了譬如獼猴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錄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此一句語何處有中也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師謂

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舉不覺吐舌曰某甲不識馬祖要且不見馬祖師云汝已後當嗣馬祖黃蘗云某甲不嗣馬祖曰作麼生曰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師上堂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為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併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雲巖曰師今有也師曰喪我兒孫師謂衆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皆無對

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辯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歇一切攀緣貪瞋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為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為世間福智拘繫即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

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若若干種解起若干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羶界生死諸入和合迴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為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懷羶食接命補衣禦寒兀兀愚癡如聾相似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

風漂却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為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為一切有為因果所縛忙時還與無縛身同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僧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答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答云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為是亦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

始名為解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法皆名解脫
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為便了有常沙無漏戒
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與莫待耳
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惺惶
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
智多聞都不相救為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
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
或怖或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
車輦光明顯赫為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為好
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
摠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如今對五欲八風情

傳燈玉英集卷三

二十八

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中不緣而照心如
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
地獄所不能攝也又不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
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
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導師能照破
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
能恁麼得縱令誦得十二韋陀經只成增上慢
却是誘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準世間是好
善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墮塞人十地之人
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
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

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
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
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
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為金變海
水為酥酪破須彌山為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
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有時說法竟大眾下堂乃
召之大眾迴首師云是什麼蘇山目之為
百丈下堂句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來
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
常爾介懷乃曰祖之道欲誕布化元冥來際不
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為隨行邪善梵語阿
含新云阿

傳燈玉英集卷三

二十九

或曰瑜伽論經是大乘戒律胡
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
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宜也於是創意
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
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既為化
主即處于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
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屬受當代為尊
也所哀學眾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中依夏次
安排設長連牀施拋架掛搭道具卧必斜枕牀
層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略偃息而已
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

下不拘常準其闔院大眾朝參暮聚長老上堂
升堂主事徒眾應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
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者務于
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
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
各司其局也主飯者曰為飯頭主茶
者曰為茶頭他皆倣此或有假號竊形混
于清眾并別致喧撓之事即堂維那檢舉抽下
本住挂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眾也或彼有所
犯即以拄杖杖之集眾燒衣鈴道具遣逐從偏
門而出者示恥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
汙清眾生恭信故三業不善不可共住半律合用梵檀
和之者當驅出院清眾既安恭信生矣

傳燈玉英集卷三

三十

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隨宜懲罰得宜
法服後必悔之三不授公
門省獄訟故四不洩于外護宗綱故四來同居聖
凡執事且如
來應世尚有六聲之寶況今像末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
雷例懲誅殊不知以輕罪重罰其損其大今禪門若稍無慈悲
者宜依百丈叢林格式重罰分止立法防微不為賢士歎當
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百丈禪師護法之益其大
矣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敘大要徧示後
代學者今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焉

傳燈玉英集卷第三



趙城縣廣勝寺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二十七

潭州靈祐禪師懷海禪師法嗣

洪州希運禪師

杭州大慈禪師

潭州性空禪師

福州大安禪師

福州神讚禪師

廣州和安禪師

洪州東山和尚

京兆弘辨禪師懷操禪師法嗣

福州智真禪師

河中公嚴和尚

湖南景岑禪師普願禪師法嗣

荆南曇照禪師

終南雲際禪師

鄧州香嚴禪師

趙州從諗禪師

池州靈鷲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衢州利蹤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第一張 沙字

日子和尚

蕪州西禪和尚

池州甘贄行者

杭州徑山禪師安國禪師法嗣

福州正原禪師靈默禪師法嗣

杭州刺史白居易和滿禪師法嗣

杭州天龍和尚法常禪師法嗣

吾室秘魔品和尚靈運禪師法嗣

五臺智通禪師法常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和尚智嵩禪師法嗣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十五出家遊江西參百丈太智禪師百丈許之入室一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靈祐百丈云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百丈起撥得少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暫時歧路耳經云欲見佛性當觀時

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得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有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瀉山可乎司馬頭陀參禪外蘊諸方和院多取史焉對云瀉山奇絕可聚千五百衆然非和尚所住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令喚典坐來師也頭陀云此正是瀉山主百丈是夜召師入室囑云吾化緣在此瀉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百丈云若能對衆下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餅問云不得喚作淨餅汝喚作什麼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椶也百丈不肯乃問師師踢到淨餅百丈笑云第一坐輪却山子也遂遣師往瀉山是山峭絕無人煙師猱猱爲伍橡栗充食山下居民共營梵宇連率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湊焉師上堂示衆云夫道人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

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淨清淨無為澹泞無礙喚佗作道人亦名無事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云若真悟得本佗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趣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第三張

沙字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大好燈籠仰山云莫只遮箇便是麼師云遮箇是什麼仰山云大好燈籠師云果然不識普請摘茶師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仰山撼樹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玄覺云且道師問雲巖云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雲巖云涅槃後有師云涅槃後有如何雲巖云水灑不著雲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作聲色後非色蚊子

上鐵牛無汝下觜起師過淨餅與仰山仰山擬接師却縮手云是什麼仰山云和尚還見箇什麼師云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山云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餅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度淨餅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栢樹子問云前面是什麼仰山云只遮箇栢樹子師却指背後田翁云遮箇向後亦有五百衆師問仰山從何處歸仰山云田中歸師云禾好刈也未仰山云好刈也師云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山云和尚背後是什麼師云子還見麼仰山拈起禾穗云和尚何曾問遮箇師云此是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第四張

沙字

揚王擇乳冬月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遮裏師云何不直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云直須隨流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檟柴問云還道得麼俱無語仰山云莫道無人會禪好歸舉似瀉山云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云什麼處被子勘破仰山便舉前話師云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去什麼處是瀉山勘破仰山處師睡次仰山問評師便迴面向壁仰山云和尚何得如此師起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圓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評

師云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圓了汝更與我圓看香嚴乃點一椀茶來師云二子見解過於鷲子師上堂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瀉山僧某甲此時喚作瀉山僧喚作水牯牛喚作什麼即得雲居代云師無異號資福代作圓相托起古人頌云不道瀉山不道牛一身兩號資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洪州黃蘗希運禪師闍人也幼出家額間隆起如肉珠音辭朗閣志意冲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瀑漲乃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目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迴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第五張

沙字

顧云渡來渡來師曰咄遮自了漢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師後參百丈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云某甲特來百丈云若爾則佗後不得辜負吾百丈一日問師什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百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百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百丈一槓百丈笑歸上堂謂衆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時普請擇菜南泉問什麼處去曰擇菜去南泉曰將什麼擇師

舉起刀子南泉曰大家擇菜去南泉謂師曰老僧偶述牧牛歌請長老和師云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門送提起師笠子云長老身材勿量大笠子太小生師云雖然如此大千世界摠在裏許南泉去王老師底師便戴笠子而去後居洪州大安寺裴相國休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蘗名之又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良久云會麼公未測師云若便怎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黃蘗門風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大眾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因以棒趁散云盡是喫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只畱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上一錐看佗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可中摠似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一僧出問云諸方尊宿盡聚衆爲什麼道無禪師師云

不道無禪只道無師闍梨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八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兩人廬山和尚是其一人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樣子有此眼腦方辯得邪正宗堂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宜自有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

杭州大慈山寒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

傳燈五集卷第五

第七

傳燈五集卷第五

第七

沙門

圓覺其聲如鍾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南泉又云如何是庵中主師會即便會莫切切南泉拂袖而出師上堂云山僧不解答話只能識病時有一僧出師前立師便下坐歸方丈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學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云般若以何爲體趙州大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爲體趙州置筯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

汝西來意沙彌沙彌即沙彌也後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後問瀉山瀉山乃呼慧寂寂應諾曰出也及住仰山常舉前語謂衆曰我耽源處得名瀉山處得地福州大安禪師者本州人也姓陳氏上堂云汝諸人摠來就安求覓什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却傍家走忽忽如渴鹿趁陽燄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所以安在瀉山三十來年喫瀉山飯屑瀉山屎不覺瀉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迴迴地如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米一切善惡音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是什麼物任持便得如是汝若覓毫錢即不見故志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雪峯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來與師師云本色住山人且

傳燈五集卷第五

第八

沙門

無刀斧痕

福州古靈神讚禪師行脚過百丈開悟却迴本寺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師迴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師一日在牕下看經蜂子投牕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佗故紙驢年去其師問曰汝行脚過何人師曰蒙百丈指箇歇處其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登坐舉唱百丈門風乃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第九

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聞極則事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者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也因禮佛有禪者問云坐主禮底是什麼師云是佛禪者乃指像云遮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禪者云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云坐主幾夏邪師云十夏禪者云還曾出家也未師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百夏奚爲禪者乃命師同參馬祖至江西馬祖已圓寂乃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云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却召其人其人應

諾師指椶櫚樹子其人師一日令仰山將牀子

來將到師云却送本處仰山從之師云牀子那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云遮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召云慧寂仰山云諾師云去洪州東山慧和尚遊山見一巖僧問云此巖有主無師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師云三家村裏賣什麼其僧又問如何是巖中主師云還氣急麼有小師行脚迴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小師云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云遮打野漢清田和尚與瑄上坐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瑄亦敲三下師云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坐敲有何道理瑄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煎茶了瑄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師云不可更別有也大于和尚與南用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第十

到茶堂見一僧近前不審用云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云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云大于亦無語師乃把其僧云是你恁麼累我亦然打一擱用便笑曰朗月與青天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師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

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

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楊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本師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帝曰云何名戒師曰防非止惡帝曰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帝曰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邪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第十一

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目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

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寶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衆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是日辯師對七刻腸紫方袍號圓智禪師

傳燈五集卷第五

第十三編 沙門

仍勅修天下祖塔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者楊州人也姓柳氏一日示衆曰動容眴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乃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起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值武宗澄汰有偈二首示衆曰明月分形處處新泉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者身其二曰忍僊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支况我聖朝無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
河中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云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此中意黃葉止

啼錢

湖南長沙景峯號招賢大師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衆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敎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已光明盡十方世界是自已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已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

傳燈五集卷第五

第十三編 沙門

門眼師云長長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麼不得師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曾師云妙高山色青又青僧問教中云而常處此菩提坐如何是坐師云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師遣一僧去問同衆會和尚云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云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云不可更別有也僧迴舉似師師示一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問只如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

傳燈五集卷第五

第十三編 沙門

化裏有客來謁師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有秀才看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題未曰未曾師曰閑題一篇無妨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此意如何師云要騎却騎要下却下僧問南泉云狸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不知有爲什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僧曰狸奴白牯爲什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僧曰還衆學也無師曰我自衆學僧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卽角童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要眠即眠要坐即坐僧云學人不曾師云熱即取涼寒即向火僧問如何是文殊師云牆壁瓦礫是又問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是又問如何是普賢師云衆生心是又問如何是佛師云衆生色身是僧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

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為文殊耳根返源名為觀音從心返源名為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為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僧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偈曰礙處非牆壁通處勿虛空又如解心色本來同又偈曰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僧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為大圓鏡智師有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又有僧問

傳燈玉英集卷五

第十五

從字

胡斷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妄想作麼僧云其如動何師云汝豈不知風火未散講華嚴僧問虛空為是定有為是定無師曰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云如師所說有何教文師曰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中猶如片雲點太清裏又曰汝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為法界體以真金像為無漏智體體能生智智能達體

荆南白馬墨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

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南泉云與汝來往者是藏師云不來往者如何南泉云亦是藏又問如何是珠南泉召云師祖師應諾南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義端禪師示衆云兄弟彼此未了有什麼事相共商量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縱學得種種差別義終不代得自已見解空記持作

傳燈玉英集卷五

第十六

從字

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莫停留纖毫直似虛空無纖無壁落無形無心眼又云佛是塵法亦是塵終日馳求有什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被他籠罩始是學處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抵池陽參南泉值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近離瑞像曰還見立瑞像麼師曰不見立瑞像只見卧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曰主在什麼處師曰和

尚尊體萬福南泉器之異曰問南泉如何是道

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否南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疆是非邪師曰知有底人向什麼處休歇南泉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指示南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窓師作火頭一日閉却門燒滿屋煙叫云救火救火時大衆俱到師云道得即開門衆皆無對南泉將鎖於窓間過與師師便開門又到黃蘗蘗見來便問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云救火

傳燈玉英集卷五

第十七

從字

黃蘗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賊過後張弓又到寶壽寶壽見來即於禪牀上背面坐師展坐具禮拜寶壽下禪牀師使出又到鹽官云看箭鹽官云過也師云中也又到夾山將拄杖入法堂夾山曰作什麼師曰沁水夾山曰一滴也無心什麼師倚杖而出師將遊五臺山次有大德作偈留云何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云作麼生是正眼大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坐領某甲卑師上堂云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為一枝

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云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麼師掃地有人問云和尚是善知識爲什麼有麼師曰外來又僧問清淨伽藍爲什麼有麼師曰又一點也又有人與師遊園見免子驚走問云和尚是大善知識爲什麼免子見驚師云爲老僧好殺師院有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云也不作凡亦不作聖僧云畢竟作什麼師云落地去也師問一坐主講什麼經對曰講涅槃經師云問一段義得否云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云是什麼

傳燈上卷卷第五

第十八卷

義坐主云經中無此義師云五百力士揭石義便道無衆晚衆師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云比來拋博引玉却引得箇墜子保壽云刺虎不其後發及目長慶問取伊爲墜子云通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什麼云也向伊恁麼道云覺云什麼處却成墜子去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鶩直去僧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師云待我去勘破遮婆子師明日去問路向什麼處去云鶩直去師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曰我爲汝勘破遮婆子子也

女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云也恁麼道什麼處僧問是勘破婆子又云非惟勘破趙州亦被遮婆子勘破僧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一婆子問和尚住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婆子無語師歸院問衆僧合使卽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摠作得鹽鐵判官僧曰和尚爲什麼恁麼道師曰爲汝等摠識字法燈別云衆僧問如何是囊中寶師云合取口云已知主處僧問如何是囊中寶師云合取口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

傳燈上卷卷第五

第十八卷

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適有僧寫得師真呈師師曰且道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真僧無對主覺代云師敲火問僧云老僧喚作火汝喚作什麼僧無語師曰不識玄旨徒勞念靜法燈別云新到僧衆師問什麼處來僧云南方來師云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遮裏作什麼僧云佛法豈有南北師云饒汝從雪峯雲居來只是箇擔板漢崇壽綱別云和尚問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云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云是僧云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問學人迷昧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也未僧云喫粥也師云洗鉢

去其僧忽然省悟師上堂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樂普在衆扣齒雲居云何必師云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有僧云請和尚舉師便舉前語僧指傍僧云遮僧作恁麼語話師乃休僧問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約師云汝只見掠約不見趙州橋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過來又有僧同前問師亦如前答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度驢度馬僧云如何是掠約師云箇箇度人雲居錫云趙州爲當林石橋掠約師聞沙彌喝衆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去師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遮裏若

傳燈上卷卷第五

第十八卷

還知有趙州關否僧云須知有不涉關者師云遮取私鹽漢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僧云莫即遮箇便是否師云老僧未有語在師問菜頭今日喫生菜熟菜菜頭拈起菜呈之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僧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云汝喚什麼作空劫僧云無一物是師云遮箇始稱得修行喚什麼作空劫僧無語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汝玄來多少時邪僧云玄之久矣師曰閣梨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云老僧在青州作

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半僧問夜生兜率晝降閣浮於其中間摩尼爲什麼不現師云道什麼其僧再問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問院主什麼處來對云送生來師云鴟爲什麼飛去院主云怕某甲師云汝十年知事作什麼語話院主却問鴟爲什麼飛去師云院主無殺心師托起鉢云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一僧出云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雪峯忽若問汝和尚有何言句但云冬即言寒夏即道熱又云雪峯更問汝畢竟

傳燈玉英集卷五

第七張 沙字

事作麼生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舉似雪峯雪峯云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問云大小趙州販關也不知雲居錄半句也無僧云豈無和尚在師云老僧不是一句僧問如何是出家師云不履高名不求苟得僧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云遮裏不著客作漢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乃敲牀脚僧云只遮莫便是師云是即脫取去僧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云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僧云豈不爲人師云願汝常見毗盧圓相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

師云老僧未上入日大善知識爲什麼入地獄師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一日真定師王公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少聞侍者問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什麼下禪牀師云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師寄拂子與王公曰若問何處得來但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

傳燈玉英集卷五

第八張 沙字

池州靈鷲開禪師謂衆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與蛇畫足此是頓教有僧便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聞梨試道看其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永和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云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云無縫塔前多雨水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院金輪可觀和尚問如何是道師云莫向虛空裏釘橛觀虛空是橛師乃打之觀捉住云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在師便休雲居錄云此人具眼不具眼因什麼打趙州諗和尚先到雲居雲居問曰老老大大漢何不覓箇住處

諗曰什麼處住得雲居曰山前有古寺基諗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漢何不住去諗曰什麼處住得師曰老老大大漢住處也不知諗曰三十年弄馬伎今日却被驢撲雲居

錫云什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姓周氏上堂云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嗶嗶臨濟下二僧到衆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迴顧師歸方丈師與勝光和尚鋤園師葛按鏤迴視勝光云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乃禮拜

傳燈玉英集卷五

第九張 沙字

擬問師與一鴉便歸院有一斤到衆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居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居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一日於中夜叫有賊衆皆驚走師到僧堂後架把住一僧叫云維那捉得也僧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只是汝不肯承當師有偈示衆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麤每日上山三五轉問汝時人會也無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僧曰爲什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頽曰學人不曾師曰東西也不會

日子和尚亞谿來參師作起勢亞谿曰遮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亞谿欲進語師乃叱之亞谿曰大陣前不妨難繫師曰是是亞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山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去參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僧曰浙中來雪峯曰今夏在什麼處曰蘇州西禪雪峯曰何不且從容曰佛法不明雪峯曰有什麼事僧舉前話雪峯曰汝作麼不肯僧曰是境雪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雪峯曰汝見路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第二四集

沙字

上林木否曰見雪峯曰凡觀人家男女大地林沼摠是境汝還肯否曰肯雪峯曰只如招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雪峯曰盡軋坤是箇眼汝向什麼處蹲坐僧無語宣州陸巨大夫初問南泉曰古人餅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餅不得如今不得毀餅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曰大夫應諾南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暨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將錢參貫文入僧堂於第一坐

面前云請上坐施財上坐云財施無盡法施無窮甘云怎麼道爭得其甲錢却將去上堂無語又於南泉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南泉云甘贄行者設粥請大衆爲經奴自拈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乃禮拜便出去南泉却到厨內打破鍋子雪峯和尚來甘閉門召云請和尚入雪峯隔籬掉過納衣甘便開門禮拜又問一僧什麼處來僧云爲山來甘云曾有僧問爲山如何是西來意爲山舉起拂子上坐作麼生會爲山意僧云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云且歸爲山去好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第二五集

沙字

諷以講論自矜諷即徑山第二世法濟大師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等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諷聞茫然禮辭遊至瀉山方悟玄旨福州長谿龜山正原禪師宣州南陵人也姓蔡氏師嘗述二偈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棧未曾渡者要須船尋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玄一不全是佛不須更覓佛只因如此便忘緣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

堂致四問善見與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問答偈頌鳥窠常常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鈎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觀法師騰對後來亦鮮有代荅者復受東都疑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聲已傳脩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第二六集

沙字

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耳杭州天龍和尚上堂云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豎起拂子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云汝即今在什麼處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頭云卽箇魔魅教汝出家卽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也又下死速道學僧鮮有對法眼代云云命法燈代云但引經云云云兒家放得也

却叉子得也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師初在歸宗會下時忽

一夜巡堂叫云我已大悟也衆駭之明日歸宗

上堂集衆問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云智通

歸宗云汝見什麼道理言大悟試說似吾看師對

曰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而異之師便辭

歸宗門送與拈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

更不迴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

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

黃州齊安和尚示學衆曰言不落句佛祖徒施

玄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已佛師

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僧問如

何是自已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

畜生行人問大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

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頌曰猛熾燄中人有

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互杲日無

言運照齊師後居鳳翔

傳燈玉英集卷第五



趙城縣廣勝寺

傳燈玉英集卷第六

袁州慧寂禪師	鄧州智閑禪師
襄州法端禪師	杭州洪證禪師
福州志勤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福州慈慧禪師	京兆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襄州王常侍
益州法真禪師	韶州如敏禪師
泉州慧日大師	揚州慧覺禪師
隴州國清禪師	婺州明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目和尚
台州勝光和尚	漳州淳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和尚
婺州俱胝和尚	襄州道吾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	筠州末山尼了然
鎮州義玄禪師	睦州陳尊宿
杭州楚南禪師	福州靈觀禪師
杭州宗微禪師	魏府大覺禪師
相國裴休公	袁州光穆禪師
晉州景通禪師	杭州文喜禪師
袁州光涌禪師	鄂州志閑禪師
幽州譚空和尚	鎮州壽沼禪師
鎮州慧然禪師	魏府存獎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涿州紙衣和尚
虎谿庵主 襄州歷村和尚
江州田道者 雙峯古禪師
洪州米嶺和尚 昇州道嶽禪師
越州全什禪師 鄂州慧清禪師
韶州義初禪師 韶州鴻究禪師
吉州如寶禪師 池州教和尚
汝州寶應和尚 汝州思明禪師
潯州水陸和尚 汝州南院和尚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韶州懷化人也 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 父母不許 後斷手二指 跪致於父母前 誓求正法 以答劬勞 參滿山祐問曰 汝是有主沙彌 無主沙彌 師曰 有主曰 在什麼處 師從西過東 立祐知是異人 便垂開示 師問如何 是真佛住處 祐曰 以思無思之妙 返思靈燄之無窮 思盡還源 性相常住 事理不二 真佛如如 師言下頓悟 韋宙就滿山請一伽陀 滿山曰 覲面相呈 猶是鈍漢 豈況形於紙筆 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一圓相 注云 思而知之 落第二頭 不思而知 落第三首 一日 師隨滿山去 開田問曰 遮頭得麼 低那頭得麼 高祐曰 水能平物 但以水平 師曰 水也無憑 和尚但高處高 平低

處依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綰寂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祐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祐忽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人師拈鉢而立祐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舉鉢而去云我若見即斷鉢子僧問師何處去師曰何處去若又問曰何處去師曰何處去若又問曰何處去若又問曰何處去若又問曰何處去嵩山與師游行次烏嶺一紅柿落前祐將與師師接得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曰子什麼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

傳燈玉英集卷六

三

沙

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豎起拂子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注別云相公不用煩惱師見僧來豎拂子其僧便喝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嚴曰某甲卒說不得乃有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錫之地今年錫也無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云凡道如來禪與祖師禪不分長慶後云一併坐却嵩山封一面鏡寄師師上堂提起云且道是嵩山鏡仰山鏡有人道得即不撲破衆無對師乃撲破師問雙峯師弟近日

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爲山間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云覺云金剛經道實無一法可當情者爲山間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什麼處師推出枕子爲山間云寂子用劍刃上事師問一僧汝會什麼僧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遮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曰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師問僧名什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箇入了

傳燈玉英集卷六

四

沙

也注別云師共一僧語傍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之師曰何不現神通僧曰不辭現神通只恐和尚收入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師未遷化前數年有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手攀屈膝於韶州東平山示滅年七十七抱膝而逝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依嵩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轉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師憮然

無對師遂歸堂編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嚼對乃自歎曰盡餅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而去抵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嵩山贊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却何有今日事也乃述一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師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見密密堂堂曾無間隔不勞心意暫借迴光日用全功速往

傳燈玉英集卷六

五

沙

自背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撒手而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出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什麼僧無對襄州延慶山法端大師有人問蚯蚓新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注別云問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人也姓吳氏遭唐會昌沙汰衆皆悲悅諲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子乎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出不種僧曰畢竟如何師曰未熟不臨場問龍

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
二品僧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曰吾不知
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汗衆
曰不汗衆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座
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石霜曰直須萬
年後曰萬年後如何石霜曰登科任汝登科拔
萃任汝拔萃後問師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
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佛曰長老問
師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師曰汝言有三
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
北與誰留汝即言三四我即一也無

傳燈錄卷第六

六

沙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瀉山
因挑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逢落
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挑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祐師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祐曰從緣悟達
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玄沙云請當甚諦當哉
我爲歷道作麼生會地藏云
不是桂琛則走天下人也有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
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飛去來雪峯問曰
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
山上鳥峯曰意旨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兮深可
釣問久戰砂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
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又曰罷息于戈東

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剎枯樹無
花爭奈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
日學人不曾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
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什麼色師曰白色僧
曰怎麼即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
秦王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
佛性師曰汝喚什麼作佛性僧曰怎麼即和尚
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遇爲山上堂云汝等諸人
只得大體不得大用師抽身出去爲山召之師

傳燈錄卷第六

七

次

更不迴顧瀉山曰此子堪爲法器

京兆米和尚亦謂米有老宿問月中斷并索時人

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什麼師曰若有佛

見即同衆生法眼別云此是什麼時節
問法眼別云變成不是老宿曰千年桃

核師令僧去問仰山云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

云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

僧去問洞山云那箇究竟作麼生洞山云却須

問佗始得師亦肯之

晉州霍山和尚師聞五臺秘魔崑和尚凡有僧
到禮拜以木叉叉著師遂訪之才見不禮拜便
入秘魔懷裏秘魔拊背三下師起拍手云師兄

我一千里地來便迴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王公乃舉
筆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屢更不復出
米致疑至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
隨至潛匿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
米和尚有什麼言句便不得見王公曰師子齧
人韓獹逐塊米師竊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
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嘗問一僧一切衆生還
有佛性也無僧云盡有公指壁上畫狗子云遮
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云看皺著

傳燈錄卷第六

八

沙

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壞僧曰怎麼即隨佗
去也師曰隨佗去也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
遇茶喫茶遇飯喫飯僧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
鉢孟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高五尺僧曰不會
師曰鸛鴦塢一日衆僧參次師口作患風勢曰
還有人醫得吾口麼時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
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擱口令
正乃云如許多時鼓遮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
吾口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川人也僧問和尚年多
少師曰今日生來日死又問和尚生緣什麼處

泉州莆田縣國歡崇福院慧日大師福州候官

縣人也姓黃氏生而有異及長名文矩爲縣獄卒往往棄役往神光靈觀和尚及西院大安禪師所更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線爲挂子復至觀和尚所觀曰我非汝師汝去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遙見而笑曰入涅槃堂內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漆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

楊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問宋齊丘還會道

傳燈錄卷第六

九

~~Handwritten signature~~

+

2

傅應龍集卷第六

+

1

麼宋曰道也著不得師曰有著不得無著不得
宋曰搥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宋無對張居士
問爭柰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
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住有
人問某甲平生愛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
爲什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家風師
曰臺盤倚子火爐窻滿問如何是出家人曰銅
頭鐵額烏背鹿身僧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
師曰早起不審夜閒珍重僧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爲什麼烏獸嘶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

鐵牛曰見後爲什麼不嚙花師曰木馬投明行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為什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卧師將歸寂有頌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在曰爲什麼如是師曰月裏藏頭

傳燈集卷第六

+

2

傅應龍集卷第六

+

1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一俗士舉手云和尚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彼無語去三日載來自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拄杖趲出師有時驀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伊商量台州勝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即便道僧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潭州浮石和尚上堂云山僧開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阿你眼裏

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出去師下禪牀摑住曰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曰禍不單行

日容和尚有戲上座叅師拊掌三下云猛虎當
軒誰是敵者戲曰俊鷗沖天阿誰捉得師曰彼
此難當曰且休未斷遮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
丈戲無語師曰死却遮漢也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到庵戴笠子執錫繞師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去後歎曰我雖丈夫而無丈夫

傳燈彙集卷第六

夫之氣擬往諸方參尋其夜山神告曰將有大菩薩來說法果於旬日天龍和尚到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而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參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豎起一指歸而舉似師師言以刀斷其指童子叫走師召一聲童子迴首師却豎起指頭童子領解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長慶代東云美食不中飽人笑云沙云我當時若見枷折指頭主覺云且道云沙慈康道意作麼生

聖居錫云只如云沙慈康道意作麼生不肯伊背肯何言枷折指頭若不肯但紙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歸承當處而茶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共指手拈掌是忙兩面爭移必費又云且道俱臥運搖也未若悟爲什麼道

事當處由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云道曹山意百在什麼處

士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師忽然省寤後參常禪師叩其所解凡上堂示衆戴蓮華笠披欄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指曰諸師有時執木劍橫在肩上海舞僧曰手中劍什麼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什麼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劍肩上海舞云怎麼始得

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常禪師拳下悟旨乃爲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

傳燈錄卷第六

十二

沙

裏凝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壇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壇上那伽起袒膊當胸打一拳駭散凝團獨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踏蹬以碼碼直至如今常使活只聞肚裏飽膨脹更不東西去持鉢又偈曰宇內爲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佗笑我隨處自騰騰

筠州末山尼了然灌谿閑和尚游方時到山乃入堂內然遣侍者問上座游山來爲佛法來閑曰爲佛法來然乃升座閑上衆然問上座今日離何處閑曰離路口然曰何不蓋却閑無對代云爭得閑問如何是末山然曰不路頂閑曰如

何是末山主然曰非男女相閑乃喝云何不變去然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什麼閑於是服膺僧到衆然曰太縷縷生僧曰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然曰爲什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古佛心然曰世界傾壞僧曰世界爲什麼傾壞然曰寧無我身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黃蘗普請鋤蕒迴見師在後空手立乃問鐮在何處師曰上座將去也黃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師向前叉手黃蘗將鐮鐮地曰我遮鐮天下人拈掇不起還有人拈得起麼師掣得舉起云鐮在義玄手裏黃蘗曰

傳燈錄卷第六

十三

沙

今日自有人赴普請我不著去也便自歸院以仰山侍者方舉此語未了仰山便問鐮在黃蘗手裏爲什麼被臨濟舉起爲山口賊是山口賊過君子師與黃蘗栽杉黃蘗曰深山裏栽許多樹作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鋤拍地兩下黃蘗拈起拄杖曰汝喫我棒了也師作噓噓聲黃蘗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爲山舉問仰山且道黃蘗後語作何別有爲山云仰山曰亦爾臨濟亦記向後過山云向後作麼生仰山云方出又云若過大風此記亦出過山云如是如是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肉團心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諸人面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一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後雪峯問乃曰臨濟大似白拈時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

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對曰揔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麻谷到衆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牀一手收坐具一手搥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牀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入方丈師將示滅乃說偈曰汾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佗離相離名人不裏吹毛用了極還麼睦州陳尊宿初居睦州晦迹常製草屨密置於道上歲久人知乃有陳蒲鞋之號焉師因晚衆謂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

傳燈錄卷第六

十四

沙

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師尋常見納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云坐主其僧應諾師曰擔板漢或曰遮裏有桶與我取水師問一長老曰了即毛端滴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對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長老曰何不領諸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僧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僧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僧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峯前陣涅槃句後收師看經次陳揅尚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曰金剛經尚書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舉起經曰

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有一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示之曰遮箇喚作什麼大德曰朝天帽師曰恁麼即老僧不卸也師復問所習何業曰唯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曰遮箇是什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不持五戒無對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表讚無限勝緣蝦蟆跳上梵天蚯蚓走過東海

杭州千頃山梵南禪師上堂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

惟燈玉英集卷六

五

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聞裂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也曰此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本山壽老峯亦丁巳年山時佛老觀和尚師一日

問西院安和尚此一片地堪著什麼物安曰好著箇無相佛師曰好片田地放不淨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曰住住你見

什麼便禮拜僧曰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曰老漢近日舌上生瘡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骨剉也師贊幾多用此語故時人因號骨剉和尚問如何是南宗

北宗曰心爲宗僧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

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

清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

魏府大覺禪師師臨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

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什

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自歸方丈却喚其僧問

曰汝過來會麼僧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

惟燈玉英集卷六

十六

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禪

師初於黃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公入寺因觀

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

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禪

人否曰近有一僧頗似禪者遽尋運師公覩之

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請上人代酬師曰請相公

垂問公即舉前問師曰裴公公應諾師曰在什

麼處公當下知百既通徹祖心復博綜教相諸

方禪學咸謂裴公不派出黃蘗之門也至遷鎮

宣城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爲裴

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

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

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

黃蘗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

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

禪源諸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公皆

爲之序公父肅字中明任越州觀察使應三百

年識記重建龍興寺大佛殿自撰碑銘

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僧問如何是正聞師曰不

從耳入曰作麼生師曰還聞麼問祖意與教意

同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餅背裏什麼物出來

惟燈玉英集卷六

十七

入去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中撥三下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仰山閉目坐師

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

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語訖向右邊

翹一足而立仰山起打四藤杖師因此自稱集

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師宗下示有大禪佛名智通勝於五臺

杭州文喜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

盡處驗問如何是自己師默然僧因措再問師

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

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師文殊

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豎拂子示之僧曰其遮箇是麼師放下拂子又手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灌谿志閑禪師師謂眾曰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饑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沒衆生僧問久嚮灌谿到來只見濕麻也師曰汝只見濕麻池不見灌谿僧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主沙主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

幽州譚空和尚有尼欲開堂師曰尼女家不用開堂尼曰龍女八歲成佛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與老僧試一變看尼曰變得也是

野狐精師乃打趣

鎮州寶壽紹和尚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它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晉趙州論和尚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諗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諗收坐具而出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彌猴麼曰見師曰作什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打之胡釘鉸衆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敢師曰還解釘得虚空否曰請和尚打破某甲與釘師以拄杖打之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點破在趙州云只道一棒尚不奈釘乃代云且釘一縫問萬

里無片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亦須喫棒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至仰山仰山問汝名什麼師曰名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而已師到德山纔展坐具德山曰莫展炊巾遮裏無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以拄杖打師師接住却推德山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師後爲唐莊宗師莊宗一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開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上堂合譚何事師曰

序品第一

涿州紙衣和尚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曰春煦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王令已行天下偏將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王登寶殿野老謳謔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曰井汾已信獨處一方

虎谿庵主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曰隴西人僧曰承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曰是僧曰和尚莫不是也無師便作鸚鵡聲僧曰好箇鸚

鵡師便棒之

襄州歷村和尚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茶匙子僧曰莫只遮便當否師擲向火中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筍打柴頭問汝還聞否曰聞師曰誰不解脫

江州廬山雙谿田道者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啐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箇問頭來

師從此領旨

洪州米嶺和尚尋常垂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其僧後問長慶爲什麼不出是長慶云汝撒袋

道巖禪師上堂謂眾曰彌勒世尊朝入伽藍暮成正覺乃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看佗怎麼道也大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文殊言吾

四十九年住世不曾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吾曾轉法輪也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爾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問云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不無僧曰如何祭祀師曰魚歌舉權谷裏聞聲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僧問如何是芭蕉水師

傳燈玉英集卷六

三十一

步

曰冬溫夏涼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網破草鞋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

韶州昌樂縣黃連山義初號明微大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請師開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花不墜問如何是佛師曰寶題萬字背負圓光

韶州慧林鴻究號妙濟大師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如何師曰有什麼雪處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勿交涉問遮箇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鑊地栽虛空師一日拈起蒲團示衆曰諸佛菩薩及入理聖人皆從遮裏出便擲下臂臂開曰作麼生衆無對

傳燈玉英集卷六

三十二

步

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山下鐵崑崙

汝州寶應和尚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師打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近離襄州師曰來作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麼僧又喝師乃棒之其僧禮拜師曰遮棒半分汝打我我且打汝三五棒要此話大行師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

處又作麼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遂禮風穴和尚風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後來還有省處也無僧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麼生僧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風穴云汝會也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打之僧從潏到旬日乃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之默然潏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潏潏舉首師曰錯潏進三兩步師又曰錯從潏潏復近前師曰過來兩錯是上坐

傳燈玉英集卷六

三十三

步

錯是思明老錯曰是從潏錯師曰錯又曰上坐且遮裏過夏共汝商量遮兩錯潏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勸我連下三箇錯便待留我我不說恁麼時錯我當時發足擬向南去便知道錯了也

首山省念和尚云據天平作恁麼會解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潏州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僧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勿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擲臂托一托

汝州南院和尚問匹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待

我所捧僧問上上根器人還接否師曰接僧曰
便請師接師曰且得平交師問新到僧近離什
麼處曰漢上師曰汝也罪過我也罪過僧無語

傳燈玉英集卷第六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人也姓劉氏
闍華嚴教發明性海結茅而居一日趙州至相
城縣師亦出山相遇未相識趙州潛問俗士知
是投子乃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
乞一箇趙州即先到庵中坐師後攜一餅油歸
庵趙州曰久嚮投子到來只見箇賣油翁師曰
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曰如何是投子師
曰油油師謂衆曰汝諸人來遮裏擬覓新鮮語
句攢華四六口裏貴有可道我今氣力稍劣唇
舌遲鈍汝若問我我便隨汝答對也無玄妙可
及於汝亦不教汝採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

傳燈玉英集卷八

五

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生繫縛汝諸人更現千般
總是汝生解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遮裏無可
與汝不取誑嚇汝無表無裏可得說似汝諸人
還知麼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
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金鑑
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欲修行時如何
師曰虛空不曾爛壞雪峯侍立師指庵前一塊
石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雪峯曰須知有不在
裏許者師乃歸庵中坐一日雪峯隨師訪龍眠
庵主雪峯問龍眠路向什麼處去師以拄杖指
前面雪峯曰東邊去西邊去師曰漆桶雪峯辭

去師出門送驀召曰道者雪峯迴首應諾師曰途
中善爲僧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此
二途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涉者師曰元正
啓祿萬物惟新問依緣似半月團象若三星乾坤
收不得師向何處明師曰道什麼僧曰想師只有
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開言語問師如
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親曰如何是入室
別邪嫌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火藏裏藏身師
曰有什麼掩翹曰如何是炭堆裏藏身師曰我
道汝黑似漆僧問曰抱璞投師請師離琢師曰
不爲棟梁材曰怎麼即下和無出身處也師曰

傳燈玉英集卷八

六

擔帶即伶俜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
汝抱璞投師更請離琢問那吒太子拈骨還父
拈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手中杖
子問一等是水爲什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
地下木法華別云
大似相連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香
箇搜記處不得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
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
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問四山相逼時如何
師曰五蘊皆空問學人一問即和尚答忽若千
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如何是和尚
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問月未

圓時如何師曰吞却兩三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八箇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又問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惟以一大事因緣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尹司空爲老僧開堂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遮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

潮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鑰匙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着僧禮拜

師曰聲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僧曰恁麼即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起坐絕人知僧曰如何即是師曰三爐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什麼僧無語師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

建州白雲約禪師天台和尙來師問什麼趣來詔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過之師曰遇時作麼生詔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人也姓陳氏抵大陂山爲米頭一日師節米爲山日施主物其撒撒師曰不拋撒爲山於地上拾一粒曰汝道不拋撒撒箇是什麼師無對爲山又曰莫欺遮一粒千粒從遮一粒生師曰未審遮一粒從什麼處生爲山笑歸方丈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師後衆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道吾笑沙彌沙彌應諾曰添淨鉢水著師從此省覺

吾曰我疾作將欲去世心中有物久而爲患誰可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汝頭師居方丈有僧在明窓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雪峯曰什麼處不是石霜僧迴舉呈師師曰老大漢有什麼死意只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會也他爲什麼道死意若不會什麼生雪峯意可不會然法且無異奉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學未如得會說即不可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一日隨道吾往檀越家弔喪師以手拊棺曰生邪死邪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什麼不道道吾曰不道不道弔畢同迴途次師曰和尚今日須與仲興道偈

更不道即打去也道吾曰打即任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打道吾數拳道吾歸院令師且去師乃禮辭往石霜舉前語今請和尚道石霜曰汝不見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於此大悟乃設齋懺悔師一日將鉢子於法堂上石霜曰作什麼師曰覓先師靈骨石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靈骨師曰正好著力石霜曰遮裏針劄不入著什麼力本原掌上座代去

祿清和尚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師良久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正是道吾機因什麼不會僧禮拜師便打云

須是老僧打你始得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人也姓俞氏謁南泉值馬祖諱辰南泉垂問衆僧曰來日設馬師齋未審馬師還來否衆皆無對師乃出曰待有伴即來南泉曰此子甚堪雖疎師曰和尚莫墜良爲賤次衆爲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爲山曰我遮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爲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爲山曰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既到雲巖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說法無

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說法無

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雲巖曰我若聞汝則不聞吾說法也曰若怎麼即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巖曰我說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師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處聞聲方得知又問雲巖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賴得師真如何祇對雲巖曰但向伊道即遮箇是師良久雲巖曰承當遮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前旨因有一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因供養雲巖真有僧

傳燈玉英集卷八

一

問曰先師道只遮是莫便是否師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語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云云師知有為什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意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否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否曰無師曰恁麼即閣梨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閣梨何不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問太長老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如漆過在什麼處太曰過在動用同安別師乃咄云云去僧問蛇吞蝦蟆救即是不救即是師曰救則雙

不觀不救即形影不彰僧問承古有言相逢不擊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笑作什麼語對曰讚法身語師曰法身是讚何用更讚師有時垂語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佗鉢袋子僧便問什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僧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如此不得不與佗師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佗鉢鉢裏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有一上座下語九十六轉不愜師意末後一轉始可師意師曰閣梨何不早恁麼道有一僧聞

傳燈玉英集卷八

一

請舉如是三年執侍巾綈終不為舉上座因有疾其僧曰某甲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哉不如惡取遂持刀向之曰若不為某甲舉即便殺上座也上座悚然曰閣梨且待我為汝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絲去曰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眾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常保福別云佛非佛語師洗鉢次見兩鳥爭

蝦蟆僧問曰遮箇因什麼到恁麼地師曰只為閣梨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木菴栗幹問三身之中阿那身未墮眾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雲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要作麼生雲山云要頭即新許去又問雲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要作麼生雲山云要頭即師因看稻田次明上坐牽牛曰遮箇牛須好看恐喫稻去師曰若是好牛應不喫稻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問和尚達和還有不病者無師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佗有分又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東野

傳燈玉英集卷八

一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咄濟曰啞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遮畜生師乃休與石室問答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南泉問作什麼師曰打羅曰汝以手打脚打脚曰却請和尚道南泉曰分明記取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巖云云師與洞山渡水洞山曰某錯下脚師曰錯即過不得也洞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鋤茶園洞山擲下鐵頭曰我今日困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洞山曰汝將謂有氣力

底是也裴大夫問僧供養佛還與否僧曰如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雲巖代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雲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後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

幽谿和尚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一匝而坐僧欲進語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師上堂僧問曰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曰

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礙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師上堂示衆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句爲人師範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佗只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佗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

羅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偈曰勞苦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日如何得會師曰清清之水游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師有小師隨侍日久遣令行脚游歷禪肆無所用心聞師聚衆迴歸省觀而問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師曰汝蒸飯吾著火汝行益吾展鉢什麼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從此悟入僧問師若是教意某甲不疑只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也只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上無根

樹山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曰子師曰虛空無影象足下野雲生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嚙華落碧巖前

投子感溫禪師僧問師登寶坐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覆千谿僧曰恁麼即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師見蟬蛻殼侍者問曰殼在遮裏蟬向什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搖作蟬響聲其僧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禽粟米飯野菜澹黃齋僧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

驪龍領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大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鐵裏藏身未審納僧有難向什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治

鳳翔府招福和尚僧問東手爲手皆出隊和尚爲什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閑梨爭得怪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問

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變夏坐襄州谷隱和尚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

鶴帶鶻頭淨生不棄

安州九峻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

問遠聞九峻及至到來只見一峻師曰閑梨只見一峻不見九峻曰如何是九峻師曰水急浪華巖

盤山和尚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安州九峻敬慧禪師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僧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與雪峯義欽山為友自餘杭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之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入方丈門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之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豁上座大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搥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雪峯曰鐘未鳴鼓未擊老和尚向什麼處去德山却歸方丈師在堂中聞之拊掌曰大小德山猶未會句在時大眾駭之白德山曰豁上座不肯和尚請勸過德山令侍者

喚入方丈問曰上座今日道老人未會句在且作麼生師密而啓述德山明日說法竟大眾下堂師於僧堂前拊掌曰慙愧大眾喜德山老人會句也忙後天下人近不得然只得三年德山果
示一日與雪峯欽山聚話存慕然指一板水邊曰水清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板而去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移取廬山來白汝道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迴顧曰作麼羅山舉手曰遮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御榻間羅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

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曰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山有何所關師良久曰洞山好箇佛只是無光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以拄杖打三下其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摑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咄僧截問師曰脚下過也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僧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開梨行脚爲什麼事問刺髮漆衣受佛依蔭爲什麼不許認

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問如何是觀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箭筈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離浙中師曰舡來陸來曰二塗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遮裏曰有什麼隔礙師便打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離江西師曰江西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遮箇麼曰若隔遮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致謬却一僧

師因舉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聞之咬齒師又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師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離爲山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爲山據坐師曰汝肯麼否僧曰某甲不肯他師曰爲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送過爲山也東隱云云師送僧出行三五步

召曰上座僧迴首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拈起尋拂不當宗乘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其僧自把頭出師乃不顧法眼代云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云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云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代曰比來拋擲引玉法眼代云普請往寺莊路逢彌猴師曰遮畜生一人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名爲什麼章爲古鏡師曰琅生也僧曰有什麼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泉州瓦棺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會德山曰汝成持取箇不會好師曰不會成持箇

什麼德山曰汝似一團鐵師遂搥衣德山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

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者汝僧曰教學人作麼

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

不過來又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

漳州大光山居壽禪師初造于石霜之室石霜

將試其所得垂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

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人不求進曰憑何師曰

且不爲名石霜又因疾問曰除却今日別更有

時也無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石霜然之僧問

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僧曰既不是祖

又來作什麼師曰爲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

師曰方知不是祖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

師曰萬古千秋僧曰怎麼莫成嗣絕也無師曰

躊躇欲與誰

蜀州九峯道度禪師上堂有僧問無開中人行

什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師曰

無開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

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問

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接濟師曰汝道巨

微還曾之寸土也無曰怎麼即四海參尋當爲

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在曰還有不在者也

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在者師曰突曉途中眼

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

怎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遠更戴須彌麼問

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

既非諸佛爲什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

如今却遣出曰爲什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

眼裏塵生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有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

師騎牛不識師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牛者

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趨於樹下煎茶師迴

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曰二禪客近離

什麼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彼提起

茶盞師曰此猶是遮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

對師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僧問然燈未出

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子爲什麼吞師師曰

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納僧師曰茶尋訪道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

師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僧曰本來有如許多

面目師曰適來見什麼問曰逢達道人將語

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老僧也怎麼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

少林雖有月慈嶺不穿雲

石霜輝禪師僧問佛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

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什麼不度師曰

爲伊不是五俱輪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

筍瓦椀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

已被冷眼人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

曰有問有答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

火鑪僧曰親切處更請一言師曰莫睡語問牛

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

何師曰如水在月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曰寶蓋高高挂其中事

若何請師言下言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空

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言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宴禪師問如何是納衣

下事師曰如人敲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爐

香師曰廣大勿人觀曰觀者如何師曰六根俱

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什麼不見拯迷師曰

闍梨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緣爲什麼願誌公不得

師曰非但僧繇諱公也貌不成曰諱公爲什麼貌不成師曰彩續不將來日和尚還貌得也無師曰我亦貌不得日和尚爲什麼貌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貌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過洞山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而對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只是面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

得若有斷命而求活此是石女披枷帶鎖洞山曰聞梨自己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卓寧寧洞山曰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南嶽玄泰上坐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將于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門召一僧付囑令備薪蒸又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立玄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偈終垂一足而逝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首問道于翠微臨濟常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後至

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閹梨夾山無老僧師曰錯也夾山曰住住閹梨且莫草草急速雲月是同谿山各異閹梨指却天下人舌頭即得如何却教無舌頭人解語師茫然無對夾山遂打之師因茲服膺問警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問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問曰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碧漢鳳猶飛

問祖意與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怎麼即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唳誤作鸞啼師上堂曰孫賓收鋪去也有上者出末時有僧出曰請師一卦師曰汝家邪死僧無語法眼代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敲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蟆不舉頭問曰太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濕因風擊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生死事如何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點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

震嶽驚蟄日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只如不惜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偏地目覩如泥鄆州四禪和尚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得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江西道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三日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鈎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胃索問祖佛與阿那箇最親師曰真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怎麼即不肯也師曰汝貴我賤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泐江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撫州黃山月輪禪師夾山問師名什麼師曰名月輪夾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遮箇師曰和尚恁

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曰貧道即恁麼開
梨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曰聞梨恁麼道此
間大有人不肯師乃服膺參詳一日夾山抗聲問
曰子是什麼人師曰閩中人曰還識老僧否師
曰和尚還識學人否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
價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師曰恁麼即不識
和尚未委江陵米作麼價夾山曰子善能哮吼
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露木馬嘶聲
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
鏡天曉自鷄鳴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
外樹不倦苦風霜

傳燈玉英集卷第八 二五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遵師問韶山在什麼處師
曰青青翠竹處處是曰莫只遮便是否師曰是即
是聞梨有什麼事曰擬申一問未審師還答否
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寧弓射尉遲還曰
鳳凰直入煙霄路誰怕林間野鶴兒師曰當軒
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還曰一句迴超
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透威音
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還曰過在什麼處師曰個
儻之辭時人知有還曰恁麼即真玉泥中異不
撥萬機塵師曰魯班門下徒施巧妙還曰學人
即恁麼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寄錦於西

舍還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置玉
樓不是行家作還曰此是文言和尚家風如何
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太原海潮和尚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數年
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坐主問曰和尚什
麼年行道師曰坐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只如
憐陳如是什麼年行道涉茫然師曰遮尿牀
鬼僧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
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獬豸稀

傳燈玉英集卷第八 二六

師曰潤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
四海滂沱不犯涓滴僧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
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

洪州建昌鳳樓山同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
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早朝猿摘
去玉花晚後鳳啼來問終日在潭爲什麼釣不
得師曰玄源不隱無生寶莫讓垂鉤向碧潭問
澄機一句曉露不逢時如何師曰太陽門下無
星月天子殿前無貧兒問險惡道中如何進步

師曰玄身透過千差路碧海無波往即難問如
何是納衣下事師曰一片玉輪今古在豈同漁
父夜沉釣問如何是大勿慙愧底人師曰空王
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傳燈玉英集卷第八

傳燈玉英集卷第八 二七



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違義

傳燈玉英集卷十

五

漢

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端云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因舉盤山云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者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將犁水過膝一日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舡子麼師曰見曰舡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舡子師宗承別云和尚只解問人漳州刺史王公師開堂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外堂師

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要待雨霖頭僧乃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怎麼即群生有賴也師曰莫把那不淨塗汚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莫覆却舡子問泯默將何為則師曰落在什麼處曰不會師曰瞋睡漢出去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

傳燈玉英集卷十

六

漢

處任真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異日上堂大眾雲集師曰有人從佛殿後過見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為什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麼處僧曰為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僧曰

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什麼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什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問欲入無爲海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便請曰便怎麼進去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有屋到參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屋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主覺因奉法眼見僧攝土乃以一塊土放地上云和尚是什麼心行法眼便休主覺微云此三則語一則別有道理什麼處是心行師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爲師乃打之僧曰怎麼即山鬼窟

傳燈集卷第十

七

傳燈集卷第十

八

傳燈集卷第十

九

裏全因今日也師默而已玄覺云什麼處是山是窟裏林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通來僧問什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思聲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福州福唐人也姓鄭氏上堂曰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

杭州龍興宗曉禪師台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六通家

風師曰一條布納一斤有餘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諸方揔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得一句麼若有即不孤負於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什麼人和師曰什麼處去來越州諸暨縣越山師鼎號鑒真禪師初因闍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觀日光豁然頓悟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知普通年遠事不從慈嶺路將來師臨終偈

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言今日與明朝偈畢跏趺坐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人也姓薛氏夜參後下堂師召曰大衆迴首師曰看月大衆看月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什麼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出出去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師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諸人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諸人更擬進步向前尋言

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巧廣設問難只是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休歇時此箇事若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可燒終日說事不曾挂著唇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早晚觸一粒米挂一縷線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實得麼始得若約納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師上堂云故知

時運澆醜逾于像季近日師僧北去禮文殊南去遊衡嶽若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似漆相似只管取性過時設使有三箇兩箇枉學多聞記持語路到處覓相似言語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德業佗日問羅王釘你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著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什麼事近前師上堂大衆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揔無人在裏許爭佛法各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時有僧出云便請和

尚諫師曰遮野狐精師曰汝諸人傍家行脚
是河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在還自知得試
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麼有麼出來汝若
不知老漢謾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北北
有趙州和尚五臺山有文殊揔到遮裏若生緣
在南南有雪峯卧龍西堂鼓山揔在遮裏汝欲
得識麼欲得識向遮裏識取若不見亦莫掠虛
見麼見麼且看老僧騎佛殿出去也珍重師上
堂云和尚納僧直須明取納僧鼻孔且作麼生
是納僧鼻孔衆皆無對師曰摩訶般若波羅蜜
大普請下去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

傳燈玉英集卷十

十

漢

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燒螺吞大蟲
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天地黑曰如何是
雲門木馬嘶師曰山河走問十二時中如何即
得不空過師曰向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
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
即差平擬思量何劫悟問曰一口吞盡時如何
師曰我在汝肚裏曰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肚裏
師曰還我話頭來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
手曰還我生死來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仁王迎請法王出
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

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
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僧問不
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
那邊師僧過遮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
曰爭得怎麼不識好惡問開門造車出門合轍
如何是開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麼生
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
露斤斧

傳燈玉英集卷十

土

漢

師乃拈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守訥禪師福州閩縣人也
姓林氏僧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
存有僧衆師問近離什麼處曰不離方寸師曰
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
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

建州夢筆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
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佗闍王請師齋問和尚還
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簪山繡管慙非月裏
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
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
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
人承當什麼師曰莫竊語問久處暗室未達其
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
怎麼即優曇花拚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
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怎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
向大衆前竊語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梁
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怎麼即理出三乘華
開五葉師曰說什麼三乘五葉出去

傳燈玉英集卷十

土

漢

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慈鶴山和尚栢谷長老來訪師曰太老去
也谷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摑問驢馬不入
西秦時如何師曰向什麼處去

潭州瀉山棲禪師僧問正怎麼時如何親近師
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門師曰開元
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
成弊帛問曰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少人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牀
接資福問曰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

棲蘆困魚上箔曰恁麼即具道人教師曰且坐
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
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
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
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
遮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僧問達磨九年面
壁意如何師曰睡不著護國長老來師問隨陽
一境是男是女各申一問問各別長老將何

傳燈錄卷第十

十三

漢

祇對護國以手空中畫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
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
曰雪上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如
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
漢衆難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慈雲普覆潤及
大千曰還有不愛潤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
受潤者師曰直扛撐太陽

太原孚上坐參雪峯禮拜訖立于坐右雪峯纔
顧視師便下看主事異日雪峯見師乃指曰示
之師攜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尚攝

頭某甲擺尾什麼處不肯和尚曰到處也須謹
却鼓山晏和尚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
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
處師不肯晏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
晏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晏罔測乃歐之一拳
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猶
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猢猻子不消一踢

南嶽般舟道場寶闍大師惟助福州人也師一
日謂鑒上坐曰聞汝注楞嚴經鑒曰不敢師曰
二文殊汝作麼生注曰請師鑒師乃揚袂而去
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藏中有鏡

傳燈錄卷第十

十四

漢

燈一座即華嚴第三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
觀之頓喻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
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苟非具不思議
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言頌五章覽之者
悟理事相融

杭州佛日和尚初謁雲居膺和尚作禮而問曰
二龍爭珠誰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
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頭即勿文處
後衆來山未陞塔便問什麼處來師曰雲居來
亡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在夾山頂上曰老僧行
年在此五鬼臨身師乃上塔禮拜夾山又問闍

梨與什麼人爲同行師曰木上座曰佗何不來
相看師曰和尚看佗有分曰在什麼處師曰在
堂中央山便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
擲于夾山面前夾山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曰
非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山得來否師曰月
官亦不逢曰恁麼即從佗人得來也師曰自己
尚是怨家從人得堪作什麼曰冷灰裏一粒豆
子爆喫維那來令安排向明燈下著師却問燈
籠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燈籠解語即向汝道
至明日夾山入堂問昨日新到上座在什麼處
師出應諾夾山曰子未到雲居前在什麼處對

傳燈錄卷第十

十五

漢

曰天台國清夾山曰天台有潺潺之瀑淅淅之波
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
夾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師良久夾山曰
看君只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一日大普
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
茶來維那曰和尚教上座送茶曰和尚尊命即
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擣茶椀子作聲夾山迴顧
師曰碾茶三五椀意在饅頭邊夾山曰餅有傾
茶意籃中幾箇既師曰餅有傾茶意籃中無一
既便傾茶師又問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夾山
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

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夾山曰大衆有人歸去歸去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僧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遮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曰不透波瀾僧曰慚恥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僧曰怎麼即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兒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果朝來猿去摘玉花晚後鳳銜歸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

師曰失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沈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什麼人僧無語

揚州豐化和尙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某師曰下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一片來

雲居山昭化和尙道簡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爲什麼却預釋迦會下聽法師曰忙不爭人我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衆生時如

何師曰什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同案代云問如何是五老峯師曰突屹地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什麼處來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僧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什麼處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道德相親去師曰使道曰怎麼即不道也師曰用口作什麼

朗州德山和尙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得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祇怎麼僧良久師曰汝更

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雲居山昌禪師僧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爲什麼不相識

池州密山章禪師曾在投子山投子與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揔在遮一椀茶裏師便覆却茶

云森羅萬象在什麼處投子曰可惜一椀茶新羅雲住和尙僧問諸佛道不得什麼人道德

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尙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尙道師曰不對君

王好與二十棒雲居山懷岳號達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

師曰不鑒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亦作麼生師曰胡來胡現曰大好不鑒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九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什麼

吟珏和尙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被毛戴角也無師曰關梨也可畏對面不相識曰怎麼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華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尙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撫州荷玉山玄悟大師上堂曰雪峯和尙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時有僧問和尙如何師曰什麼處去來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

野狐精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鑱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朵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問古人云如紅鑪上一點雪

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即得不昧於時中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怎麼即全因和尙去也師曰因什麼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如何師曰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也是廚裏飯足麼師有時舉拄杖示衆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時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悉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何師

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
繩縛師上堂良久有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
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如何是和尚爲人
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
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曰不琢不成珍

鈞州洞山道延禪師亦號鹿巖始因曹山和尚垂語
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擲下此是什麼人
衆皆無語師出對曰不存曹山曰不存箇什麼
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僧問請和尚密付
真心師曰欺誑裏無人作麼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上堂示衆曰釋

傳燈錄卷第十

九

漢

迦如來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得底句今夜某甲
不避羞恥與諸尊者共譚師良久云莫道錯珍
重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
便請師醫師曰還老僧藥錢來問曹源一路即
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鱸飯上無根草
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亡時如何師曰三
脚蝦蟇背大象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
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
撫州金峯從志號玄明大師有進上座問如何
是金峯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聞梨莫造次
進曰何不道師曰如磔磬問千山無雲萬里絕

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猛吐却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
人師曰有口似鼻忽遇客來時將何祇對師曰
柴門草戶謝汝經過問祖相傳是什麼物師
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箇中般若師曰佛殿夾
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山
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
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什麼處曰佛
眼辯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
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

傳燈錄卷第十

十

漢

大象問劫壞時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覷虎
眼特地一場愁師有一偈示衆曰一片凝然光
燦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炳然擲著密人情大事
分明皆摠辦是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
任他千聖出頭來從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侍立師曰道者可
殺炎熱曰是師曰祇如炎熱向什麼處迴避得
曰向鑊湯鑊炭裏迴避師曰祇如鑊湯鑊炭作
麼生迴避得曰衆苦不能到師默置

衡州華光範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
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師問僧曾到紫陵無曰曾

到師曰曾到鹿門無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即是
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
打即不可問非隱現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
曰盡乾坤曰此猶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
過來道不錯

廬州廣利客禪師先住有僧新到師舉拂子曰
貞谿老師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人過師曰
死在闍梨手裏也問自己不明如何明得師曰
不明曰爲什麼不明師曰不見道自己事問魯
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魯祖面壁因郡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郡守

傳燈錄卷第十

十一

漢

問和尚遠出山門將什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
呈獻太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
尊嚴師謂衆曰若來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
句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
曰將爲是異國舶主元來是此郡商人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清原人也姓周氏
僧問久響廬山石門爲什麼入不得師曰鈍漢
曰忽遇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蜀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是
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箇
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

何師曰脊著地也不難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爛炒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
學人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疑爲什麼不差曰
即今事如何師曰早成差也

韶州華嚴和尚僧問既是華嚴還將得來麼師
曰孤峯頂上千華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問如何
是道師曰靈樹無枝天機道合同

潭州報慈藏嶼住化大師僧問如何是實見處
師曰絲毫不隔曰怎麼即見也師曰南泉甚好
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

傳燈玉英集

五

真

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
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
一路師曰柳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
黃葉落春到便開花師嘗著真贊曰日出連山
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一日師在帳內
坐僧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
露師乃撥開帳法眼別云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
良久却喚某甲學人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師
垂語曰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
不道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
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

句師曰便合知時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
曰寸釘入木八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
曰三門前神子師問僧曰有亦不是無亦不是
不有不無俱不是汝本來名箇什麼曰學人已
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無名箇什麼曰只遮草
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即是師曰親
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
別日來與汝道曰即今爲什麼不道師曰覓箇
領話人不可得師又問一僧曰姓王姓張姓李
俱不是汝本來姓什麼曰興和尚同姓師曰同

傳燈玉英集

五

真

姓即且從本來姓箇什麼曰待漢水逆流即向
和尚道師曰即今爲什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
未師乃休
鳳翔府紫陵庄一禪師到盤龍見僧問盤龍云
碧潭清似鏡盤龍何處安龍曰泥沙不見底潭
浪足噴吼師不肯自荅曰金龍迥透青霄外潭
中豈曉玉輪機盤龍肯之
洪州鳳樓山同安院威禪師僧問如何是同安
一曲師曰靈琴不引人間韻知音豈度百牙門
曰誰人知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
阿誰聞曰知音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

同問

韶州龍光和尚僧問賓頭盧一身爲什麼赴四
天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師有一
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乾坤燦暗雲尊者
不移元一質千家影現萬家春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至潭州時楚王馬
氏出城延接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
好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塔排仗出金門
王仰重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僧問
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
涌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

傳燈玉英集

二五

真

琴韻流沙界清和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看品弄辨寶須知
碧眼胡曰怎麼即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師
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問衆手
淘金誰是得者師曰張三李四出金門遍握乾
坤石人在曰怎麼即不從人得也師曰三公九
卿排班位看取金雞登也無
襄州萬銅山廣德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山前人不仕山後更忙忙問如何是透法
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

定州石藏慧矩和尚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只遮箇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時將何祇待師曰喫茶去

興元府青剎山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白馬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京兆香城和尚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峯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砂書不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

儀人天曰怎麼即人人有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蝱之絲廚絕聚蠅之絲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咸秦人也姓高氏洛中創溫室院常施藥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唯師延迎摩洗垢穢斯須有神光異香既而辭去遂失所在所遺瘡痂馨香酷烈遂取而塑觀音像以藏之一日閑步巖岫間倏觀摩納數珠銅瓶授笠觸之即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欲就迦連寺以醺昔因當難草開基有祥雲蔽日因曰爲重雲山先是谷多猛獸皆自引去師上臺

有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問不意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永興節度使王彥超早遊師戶庭嘗欲披緇師止之曰汝後當榮顯爲教門外護厥後果如師言及鎮永興與師再會益加尊禮周顯德三年夏六月師詣府辭王公屬以山門事至七月二十四日無恙垂誡門人并示一偈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住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相礙跌坐而逝

杭州瑞龍院幼彰禪師上堂曰老僧頃年遊歷於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忙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畫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輩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采華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道汝不見

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怎麼即一輪高挂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

疏山證禪師叅投子同禪師投子問曰近離什麼處曰延平來投子曰將得劍來麼曰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上投子便休師遂去三日後投子問新到僧在什麼處曰當時去也投子曰三十年學馬伎昨日被驢撲洪州百丈安和尚號明照禪師僧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是一藏圓光麼

師曰更喫一椀茶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未有一箇不問問如何是極則事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

蜀州黃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因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謂南方多知識師何滯於一隅也師直造疏山時仁和和尚坐法堂受衆師先頓頭大衆然後

致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疏山曰畱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疏山便休師下堂尋住黃蘗山聚衆開法

隨州隨城山護國院守澄淨果大師僧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時師如何曰塔下漢問諸佛不到處什麼人履踐師曰聃耳聃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頭

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璘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卧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春足異華師問火頭培火了未曰抵聲師曰什麼處得遮消息來曰

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饑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齋冷飯曰又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如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爲什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重關鑰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遮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麼生

洪州大雄山百丈超禪師僧問落日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僧辭問曰今日下山有人問和尚說什麼法向佗道

什麼師曰但向佗道大雄山上虎生師子兒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曰適然蕭韶外六律不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無蹤問如何是禪師曰石裏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多少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滂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父任牧守母夢金像而覺有娠師幼習儒學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復往南嶺樂普安禪師師器之入室有僧辭樂普曰限汝十

日內下語得中即從汝發去其僧冥搜久之無語因經行偶入園中師怪問曰上坐豈不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師代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躍師屬之曰祇對和尚不須言是善靜語也僧遂白樂普普曰誰下此語曰某甲樂普曰非汝之語僧具言之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什麼曰不可無也師曰怎麼即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華發遲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並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邊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壁上畫枯松蜂來不見葉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觀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

蘄州烏牙山彦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什麼來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氣月前分問及馬單槍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槍猶較秦王一步在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雕隨箭落李廣不當名

鳳翔府青峯山傳楚禪師涇州人也一日樂普問曰汝去什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摠是曰得即也得汝向後有山住箇

雪窟定矣自授記乃訪于白水白水問樂普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白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曰此是樂普底你作麼生師曰非但樂普夾山亦不奈何曰夾山爲什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鄧州中度和尚僧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案中主師曰金雞常報曉時人不自知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萬機味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什麼物不照問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木人

常對話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和尚初問樂普月樹無根枝覆蔭講
師直指妙幽微樂普曰森羅秀麗事不相依涿
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承嗣

京兆卧龍和尚初開堂有僧問果日浮天際珠
光照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劍
揮時豈該明暗

泉州福清院師魏和尚號通玄禪師僧問枝分
夾嶺的紹道遺寶坐既登法靈請震師曰道通
迴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
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怎麼則一花開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

三

其

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
師曰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問如何是白雲場
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庭
事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庭
事師曰迴殊雪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挂一瓢問
六門不通如何通信師曰閨梨外邊與誰相識
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牀猶尚舊
誰能歷劫傍佗門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
黃帝不曾遊赤水珠承罔象也虛然

棗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樂普問一漚未發

已前如何辭其水脉樂普曰移舟語水勢舉棹
別波瀾師不愜意乃余盤龍語同前問盤龍曰
移舟不辭水舉棹即迷源從此悟入問如何是
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
曰畱塞虛空曰畱塞虛空即不問如何是一句
師乃打之金陵李氏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
動斤斧曰如何不動斤斧師曰木平時法服釋
師有偈贈曰木平山裏人自古言復少相看陌
路同論心秋月皎壤衲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
關今日來一漚曾已曉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

三

其

陝府龍谿和尚上堂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
不免老僧下一箇槩作麼生免得下槩衆無語
師自代曰下去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
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已多時

郢州桐泉山和尚初參黃山問天門一合十方
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對曰墮戶不關
龍無龍句黃山曰是你怎麼道師曰是即直言
是不是直言不是黃山曰擺手出漳江黃山復
問卞和到剋荆山秀玉印從佗天子傳時如何
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
州文殊和尚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

前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
問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
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

趙城縣廣勝寺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二

南岳啓柔禪師

韶州文德

筠州法濟禪師

襄州宗慧大師

潁州注果禪師

朗州璘和尚

蘄州悟通大師

洪州道謙禪師

湖州朗禪師

西川秉和尚

路州臻禪師

興元封和尚

澧州圓光禪師

信州雲震禪師

廬山清耀禪師

襄州清海禪師

南岳橫龍和尚

溫州神祿禪師

鄂州誨機禪師

懷州玄泉和尚

潞府玄密禪師

傳燈玉英集卷十二

洪州隱微禪師

福州道

建州白雲和尚

虔州常真禪師

吉州清平禪師

婺州金柱和尚

福州義因禪師

灌州靈岳和尚

吉州住山和尚

潭州寶應禪師

朗州智洪禪師

襄州行霸禪師

蘄州四祖皎禪師

蘄州真鑑禪師

澧州華岳和尚

衡岳南臺禪師

衡州南臺

幽州從實禪師

歸宗弘章禪師

廬山懷

隨州道度禪師

揚州令崇禪師

揚州雲居

梓州龍泉和尚

益州崇真和尚

益州廣門

襄州潭和尚

廬山行因禪師

嘉州真和尚

嘉州東汀和尚

嘉州曹山

泉州龜洋禪師

洋州龍穴和尚

洋州金珠

益州崇真和尚

洋州龍穴和尚

洋州金珠

襄州真和尚

并州廣福禪師

并州金珠

石門慧微禪師

興元大浪和尚

興元金珠

襄州延和尚

隨州圓照禪師

隨州金珠

隨城演化大師

安州崇教大師

安州金珠

蘄州行朗禪師

房州懷畫禪師

房州金珠

西川靈龕和尚

幽州傳法和尚

幽州金珠

益州淨衆禪師

青峯清免禪師

昇州文益禪師

傳燈玉英集卷十二

襄州清谿禪師

昇州清涼休復禪師

撫州龍濟禪師

潞州延慶禪師

衡岳南臺禪師

泉州行欽禪師

漳州報劬禪師

泉州明慧禪師

福州廣平禪師

福州道希

福州清慕禪師

福州靈峯禪師

福州東禪禪師

蘄州報劬禪師

泉州明慧禪師

金州陵龍光禪師

郴州清海禪師

郢州道欽禪師

郢州金珠

廬州福澄和尚

杭州仁玉禪師

杭州志

漳州無逸禪師

廬山道詮禪師

廬山志

連州寶華和尚

韶州月華和尚

南雄州地藏和尚

英州樂淨禪師

韶州白雲和尚

潭州鹿苑禪師

灌州羅漢和尚

眉州黃龍禪師

栗樹和尚與元都和尚

鄂州智顯禪師

眉州昌福達和尚

處州報恩禪師

婺州普照和尚

婺州雙谿禪師

明州楚勛禪師

唐州保壽禪師

谷隱知儼禪師

石門紹遠禪師

鄂州靈竹禪師

明州緣觀禪師

襄州周禪師

南岳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此

傳燈錄卷第三

三

漢

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

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師上堂

聞三下板聲大衆始集師因示偈曰妙哉三

下板諸德盡來參既善分時即令吾不再三

坊州黃檗山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與天下人作勝據師上堂示衆曰空生

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各各當人無事又上堂良久

曰若識得黃蘗帳子

平生行脚事畢却重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大師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

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霖頭目諸聖作麼生師

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什麼處師曰

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

法師曰見之不取思之三年問蓮華未出水

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師

曰漢水正東流尼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

曰用駕車漢作麼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

得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

在瓶問大衆雲繚請師撮其樞要師曰水

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恁處

時文殊普賢在什麼處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

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

潁州羅漢住果禪師問鑒壁偷光時如何

傳燈錄卷第三

四

漢

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明州滄谿璘和尚師因事有頌曰天地指前

徑時人莫彊移箇中生解會眉上更安

眉

蘄州北禪寂和尚悟通大師師問僧什麼處

來曰黃州來師曰在什麼處院曰資福師曰

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

裏何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問但有纖毫即是塵

不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

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耳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

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相師

問如何是至極之譚師曰愛別離苦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與義門前鑿鑿鼓曰學人不曾師

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路府妙勝臻禪師問

金粟如來為什麼却絳釋迦會裏師曰香山

南雪山北曰南瞻部洲事又作麼生師曰黃河

水急浪華鹿問心心寂滅即不問如何是向上

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

興九府普通封和尚僧問今日一會何以靈

傳燈錄卷第三

五

漢

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

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午夜明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連師當

第幾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信州鵝湖山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

梨不是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兩浙師曰還

將得吹毛劍來否僧展兩手師曰

廬山開先清輝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師

曰青楊靚遮植日學人不曾師曰無根樹下唱

虛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

師曰家家觀世音如何是披雲境師曰一粒珠

水安窓下便當生涯度幾秋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何是真如師曰點瓦成金客問名不見形曰恁麼即禮謝下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存問承古人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談舉話頭看南岳橫龍和尚楚王馬氏請住金輪問如何是祖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即暗真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温州溫嶺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福清人也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沈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友上坐躡前

傳燈錄卷第二

六

漢

偈而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曰朋友在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彦於是信入

朋友即廣法大師後嗣

鄂州黃龍山誨機禪師清河

人也姓張氏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不傷萬類

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日大好不傷萬類

師便打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

說法也無師曰慙愧佛問切急相投請師通信

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

盤中弓落蓋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

盤中弓落蓋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僧問妙有玄珠如何取

得師曰不以摩尼絕影艷碧眼胡人豈能見

日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敵韻

亞人解唱木人歌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

山相向時如何師曰紅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

日學人不曾師曰鶴透羣峯何伸向背

洪州大寧院隱微禪師豫章新淦人也姓楊氏

師上堂曰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無出者

師說偈曰騰空正是時應須眨上眉從此

出倫去莫待白頭見僧問如何是十善橋

師曰險日過者如何師曰不現師曰落在什麼處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在泉州招慶以手指摩畫

傳燈錄卷第二

七

漢

問僧曰是什麼護法善神師曰沙汰時向

什麼處去來僧對師却令僧去問演侍者演

曰汝什麼劫中遭此難來僧迴舉似師師曰

直饒演上坐後聚一千衆有什麼用處僧乃

禮拜請別語師曰什麼處去也清八路舉仰山插

鉢詰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意在插鉢處師曰

清上坐清應諾師曰還曾夢見仰山麼清曰

不要下語只要上坐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

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師到雙岳長老親師風彩

乃曰某甲致一問問開梨若道得便捨院道不

得即不捨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

經出此道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不說一時拈向那邊著只如

何人說師曰和尚決定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舉經云一

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斯則以爲爲極則憑

何而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

賢聖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作差別雙

巖亦無語師曰雪峯道底師別有頌示衆曰

明招一拍和人希此是真宗上妙撥石火瞥然

何處去朝生風子合應知師將圓寂說偈

示衆曰萬刀叢裏逞金威汝等應當善

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歧誰解漆吾機

偈畢寂然長往

傳燈錄卷第二

八

漢

建州白雲令奔和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既

當人請師一唱師曰要唱即不難曰便請師唱

師曰夜靜水清魚不食滿缸空載月明啼

皮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初參羅山後同羅山

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指示羅山及放身

便倒師從此契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寒暑相催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師上

堂云不動神情便有輪贏之意還有麼出來

時有僧出禮拜師云不是作家出去問何如是

活人師曰會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

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字由發嗣金桂義昭師和欲

近前師云賺殺人師因事而有頃曰

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據底那能解差互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僧問承古人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麼即一路得通諸路亦然曰什麼諸路僧近前立師曰靈鷲煙霄外鉅鳥不離窠 灌州靈岳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師頌曰羣接三平日解學當習箭因何只半人為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傳法要義卷十二

九

吉州住山和尚師有示從頌曰

住山王路住山路岳崖峻峻人難措遊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又白牛頌曰我有古壇真白牛父子歲來經幾秋出門直透孤峯頂迴來暫踏虎巖頭灌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沒却汝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 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臨驢漢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邊

襄州白馬山行露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向南看北叫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人也姓王氏有僧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岳畔祥雲起寶壽峯前震法雷師後遺偈云吾年八十八蒲頭白髮顯顯鎮雙峯明明千江月黃梅楊祖教自兆承宗說日日告見孫勿令有新絕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 第三世 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尚為什麼說得許多周遊者也師曰為你周遊者也曰請和尚即古即今師以手

傳法要義卷十二

十

敲繩牀 蘄州三角山真鑒禪師 第四世 僧問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政令便見下堂拈澧州藥山和尚 第五世 師上堂謂眾曰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為什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佗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茶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為什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婆娑未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蓋國無人知 衡岳南臺寺歲禪師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

師曰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蘿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岳前栽野果接待往來賓曰恁麼即謝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幽州潭柘水從寶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中無紫阜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違師問僧作什麼來曰親近來師曰任汝白雲朝岳頂爭奈青霄不展顏 歸宗寺弘章禪師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時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教弟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

傳法要義卷十二

十一

師曰把一朵來問混然竟不得時如何師曰是什麼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鍾未扣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扣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 楊州風化院令崇禪師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某師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斤來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關梨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益州崇真和尚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志行大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瞻部洲北轡輦越日恁麼即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弥在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亥亥年生 廬山佛手岳行因禪師師宴處其岳常有異鹿錦囊鳥馴繞其側江南國主李氏卿仰三遣使召不起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豎起一指法眼別去還有也未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却去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纴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車開機良計斷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僊游縣人也姓陳氏唐武宗廢教例爲白衣暨宣宗中興師

傳燈錄卷十一

十三

漢

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錄成佛沙弥不具戒過中不食不宇而禪乃述偈三首曰雪後始語松桂別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却難離羣焉鶴群 天一首多年塵事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舊慧滿頭留髮後然燈又一首 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更讀善財巡礼偈當時何處作沙門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騎虎唱巴歌問大善知識爲什麼却與主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

襄州含珠山真和尚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應千家水門門盡有僧 興元府大派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爲什麼却被水吹却師曰隨流始得妙倚岸却成迷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不磨還照也無師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石門山乳明寺慧徹禪師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岳傾時日月明問從上

傳燈錄卷十一

十三

唐

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籠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 襄州廣德延和尚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咸夏日輪新霽後汝莫當輝瞪目觀曰如何是大通知勝佛後師曰孤輪照照 嵩峯頂汝報巴猿莫出騰師因事有頌曰 纔到洪山便撥根四平八面不言論他家自有眠雲志蘆管橫吹宇宙分隨州龍居山智門寺守欽圓照大師僧問兩鏡相對爲什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

鏡破臺三時如何師豎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帖傍 隨城上護國知遠演化大師僧問舉火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是作麼生問乳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恐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問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意言如何師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戀碧潭孤月輪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崇教大師僧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起南山鼓唱起北山歌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銀華 蘄州烏牙山行明禪師僧問未作

傳燈錄卷十一

十四

唐

人身已前作什麼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西川靈龜和尚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千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房州開山懷畫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違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立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白雲幽師曰無木挂千金日挂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辨 幽州傳法和尚僧問教意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 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

問別人爲什麼徒弟多師爲什麼無徒弟
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
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出水後如何師曰

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
師曰紅蓼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

青峯山清免禪師僧問久醞蒲萄酒今
日爲誰開師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藕池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文氏

上堂曰只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
傳法錄卷第三 五

看若無又來遮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聚
與亦有何須到遮裏諸人各曾看還源龜

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冊子阿那
箇教中有遮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

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時節麼有什麼
所以微言滯於心首常爲緣慮之場實際居

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翻去
作麼生得正去運會麼莫只恁麼念冊子

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
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

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群子師又曰作麼

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
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

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
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還墮諸事

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真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
劫四生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佗古人猶道不

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禪指
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

此用多少氣力問聲色兩字什麼人透得師却
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遮箇僧還透得也未若

會此問處透聲色即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
傳法錄卷第三 六

最何徑師曰無過此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
是清淨法身師曰想是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

流出慈悲喜捨問如何是一真之地師曰則無二真
日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蕩子還鄉時

如何師曰將什麼奉獻日無有一物師曰日給
作麼生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

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
曰遮箇是應身因僧齊前上恭師以手指簾

時有二僧同卷簾師曰一得一失
東禪齊拈云上座且作麼生會有云爲伊不

明言便去卷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

去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麼會且
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因雲明問僧什麼處

來去江西來雲門去江西一隊老宿竊語住也未僧
無語對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

門被遮僧勸破師令僧取土添蓋蓋僧取土到師
日橋東取橋西取日橋東取師曰是真實是靈

妄師問實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
處透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資曰東畔打羅聲

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
日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僧曰想不恁麼

法燈別云當時但學眼向師歸宗別云和尚
只是不信某甲有俗士嚴師直障子師看子問

日汝是手巧心巧日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俗士無
對歸宗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襄州清涼

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有二僧禮拜地藏和尚
日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日汝自

幾幾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
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坐作麼生師曰汝自

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堂請益地藏地藏指
席下日共坐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

問修山主日明知生不生性爲什麼爲生之
所留修日對必竟成什去如今作麼使還得

汝適來請益什麼日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
邪師遺書辭陳守仍示一偈曰今年六六世壽
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為薪不續出谷與婦
源一時俱備足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大師僧問不涉思量
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怎麼即聽
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黏膩問如何是
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
莫孤負好日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譚何事師曰
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懷禪師廣州人也姓陳氏有僧新
到師問什麼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渡江

船子麼曰和尚為什麼教禮渡江船子師曰是
汝善知識揚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公道不從
請益得祖師為什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
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唱
師曰 透出白雲深洞裏 名花異草嶺頭
生 鄂州興陽山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興陽
境師曰 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中庭
處州福澄和尚僧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
吟唯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倍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何

是向上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怎麼即
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此躡步上來作什麼
章州隆壽無逸禪師僧問絕妙宗風請師垂示
師良久僧曰怎麼即頃刻疑情便契心源向
上宗乘如何三言論師曰待汝自悟始得

廬山歸宗第十二世道詮禪師吉州安福人也
姓劉氏僧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
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山中石頭大
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
之徒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此擬
忘三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

全無用今日爲僧貴識書

州牧曰旂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
試經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
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
連州寶華和尚師上堂曰看天看地新羅國
裏和南不審日消萬兩黃金雖然如是猶是
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惜竿頭上
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啼拈
向鼻 孔道將一句來僧問如何是寶華境師曰前頭綠水後
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日近來合得一
瓦罍師曰沙弥將一掬水來與遮僧照影師

見一僧從法堂階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遮
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問之並無說處師乃打
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
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大衆無對韶州
月華和尚初謁白雲雲問曰業箇什麼師曰
念孔雀經白雲曰好箇男子隨鳥雀後師遂
依附父之契三言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問
家風即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
漢師上堂有一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
繫電之機徒勞佇思

南雄州地藏和尚師上堂有僧問既是地藏地藏還

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
和尚在 白雲開火路大容曰三道實階何
以箇火路師曰什麼處不是英州樂淨舍住
禪師僧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功貪種竹
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特何供養師曰
滿園秋菓熟要者近前嘗問如何是樂淨境
師曰 滿月圓圓菩薩面庭前接樹夜叉頭因
普請打籬次有僧問古人有種種開方便門和尚
爲什麼却攔截師曰牢下板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開堂謂衆曰上至諸佛下至
含識共箇意且阿那箇是諸人心裏是情與無情

共一體麼。怎麼見解。何以三家村裏。既如是不
得。又作麼生。會直下。會得。早是自相銖置。若
據祖師門下。豈立遮箇階梯。眨上眉毛。早是
蹉過。何況聲前。薦得。句後。投機。會中。還有
知音麼。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時。有僧禮拜
師曰。俊哉。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
僧擬。垂伸問。師曰。去僧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
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稀。曰。怎麼。即再遇。子期
也。師曰。笑發。驚弦。斷。寧知。調不同。潭州。鹿苑。文
龔。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青。香。薰
消息。僧。良。父。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

傳燈玉英集卷十二

二十四

漢

信不通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中紅
鯨。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浮桑。曰。那邊
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地連香積。水門對聖峯。山
眉。州。黃。龍。繼。連。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針。去。線。不。同
曰。如何。是。悖。師曰。橫鋪。四。世。界。豎。蓋。一。乳。坤
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美。與。美。要。節。與。節
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問。汝
金。翅。鳥。還。得。飽。也。無。東。樹。和。尚。僧。自。鋤。地。次。見。師
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問。記
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傳。燈。玉。英。集。第

一坐第一。坐曰。和尚。近日。可畏。爲人。切。師聞之。乃
打。第一。坐。七。棒。第一。坐。曰。某甲。怎麼。道。未。有
過。打。怎麼。師曰。在。突。如。許。多。年。監。醋。又。打
七。棒。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僧。問。喜。得。趙。方。丈
家。風。事。若。何。師曰。動。風。開。曉。露。明。月。正。當
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一。下。鼓。問。如。何
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知

鄂州黃龍智顯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
曰。待。賓。釘。僊。果。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
即。此。一。問。是。何。源。曰。怎麼。即。諸。佛。無。異。路。去。也。師
曰。延。平。劍。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劍。人

傳燈玉英集卷十三

二十五

漢

眉州昌福遠和尚。僧問曰。國有寶刀。誰。能。見。師曰
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
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石。牛。水。上。臥。時
如。何。師曰。異。中。異。妄。計。不。浮。沈。曰。便。怎麼。去。時
如。何。師曰。翅。天。日。落。把。土。成。金

颶州報恩契從禪師。初開堂。陞。坐。乃。曰。烈。烈。鋒。前
還。有。俊。鷹。俊。鷂。兒。麼。放。箇。出。來。看。所。以。道。烈
去。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鈞。擊。鼓。鈞。輪。開。誰。是。大
雄。師。子。種。滿。身。鋒。刃。俱。來。時。有。僧。出。師曰。看。好。精
彩。僧。擬。伸。問。師曰。什。麼。處。去。也
婺州普照瑜和尚。僧問。向。去。事。如。何。師曰。決。在。臨。鋒

師乃頌曰。決在臨鋒。起。天然。師子。機。頓。出。三
界。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示。衆。曰。未。透。徹。不。須。呈。十
方。世。界。廓。然。明。孤。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斗
星。明。州。大。龍。山。楚。勛。禪。師。上。堂。曰。大。衆。只。恁。麼
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又。立。又。奚。爲。然。久。立
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不。切。如。一。食。頃。不。知。道。理
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來。大。家。相。共。商。量
時。有。僧。出。展。坐。具。展。即。徧。周。沙。界。縮。即。絲。髮
不。存。展。即。是。不。展。即。是。師曰。你。從。什。麼。處。得
來。曰。怎麼。即。展。去。也。師曰。勿。交。涉。唐。州。保。壽。住

傳燈玉英集卷十三

二十六

漢

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近
前。來。僧。近。前。來。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
電。光。已。經。塵。劫。問。如。何。是。爲。人。成。一。句。師曰。開口
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谷。隱。知。儼。禪。師
登。州。人。也。僧。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
須。作。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遮
山。鬼。窟。作。麼。曰。照。著。後。却。師曰。出。精。怪
石。門。山。紹。遠。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十。方。無。異。類。揭。覺。鳳。林。前。問。生。死。派
前。如。何。話。道。師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
卧。太。陽。春。問。春。問。如。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槌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地橫大路通身黑似煙

鄂州靈竹寺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胡中土餅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即入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資揚水急魚行濕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傳燈玉英集卷十三

三七

漢

惹嶺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

有端長者訪師晤坐譚話時有僧問二尊不並化爲什麼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師有頌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又頌曰紅酸歲吾身何須塔用薪有人相肯重灰裏貌全真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見話不學時如何師曰徧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僧問承教有言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盡又盡炭又無

日盡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道向道愁人愁殺人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三

趙城縣廣勝寺



撫州稠

洪州百丈道常禪師 天台通慧禪師

廬山歸宗策真禪師

江州棲賢禪師

廬州延規禪師 洛京興善接倫禪師

洪州新興齊禪師

宣州可勳禪師 洪州守訥禪師

杭州普照禪師 廬山慧朗禪師

杭州通辯禪師 荊門玉泉和尚

廬山義柔禪師 相州從漪禪師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 昇州奉先禪師

河東廣原和尚 襄州驚嶺善美禪師

隆壽法騫禪師 眉州黃龍和尚

鄧州警玄禪師 杭州慧日禪師

溫州大寧禪師 蘇州安國禪師

杭州五雲禪師 杭州報恩禪師

杭州明達禪師 福州宗一禪師

杭州永安禪師 廣州光聖禪師

天台普聞禪師 溫州鴈蕩禪師

杭州希辯禪師 杭州光慶禪師

福州玉泉禪師 杭州龍冊禪師

杭州慶蕭禪師 越州道圓禪師

杭州慶祥禪師 杭州傳法大師

越州義圓禪師 溫州瑞鹿遇安禪師

杭州龍華禪師 婺州遇臻禪師

溫州瑞鹿本先禪師 福州保明大師

杭州千光禪師 衢州志澄大師

明州崇福禪師 處州報恩禪師

杭州道端禪師 杭州西山禪師

福州支提禪師 洪州雲居禪師

洪州道齊禪師 廬山棲賢禪師

廬山慧誠禪師 潭州雲蓋禪師

長壽法齊禪師

天台山德韶國師 杭州龍泉人也俗姓陳氏一日淨慧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慧曰

是曹源一滴水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師上堂曰
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
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
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
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什
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
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
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坐便合知悉若於
遮裏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
了更有什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
惑上坐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

傳法錄卷三

三

漢

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
見解設經塵劫只自勞神無有是處問一切山河
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師有偈示
衆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第一會師開堂示衆云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
芥投鋒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惟我知
焉乃有頌曰暫下高峯已顯揚般若圓通遍十
方人天浩浩無差別法界縱橫處處彰師陞堂
日有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
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爲什麼却
被縛師云你道般若見什麼學云不見般若爲

什麼却被縛師云你道般若什麼處不見又云
若見般若若名般若若不見般若亦名般若若
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人道若欠一法不
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
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
第二上堂有僧問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
何是歸源性師云你問我答學云如何是方便
門師云你答我問學云如何趣向師云顛倒作
麼又僧問一身即無量身無量身即一身如何
是無量身師云一身學云怎麼即昔日靈山今
來親觀師云理當即行又云三世諸佛一時證

傳法錄卷三

四

漢

明上坐上坐且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絲毫
可得移易何以故爲過去未來現在三際是上坐
上坐且非三際澤霖大海滴滴皆滿一塵空性
法界全收珍重 第三上堂僧問四衆雲集人
天恭敬目觀尊顏願宣般若師云分明記取師
云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差相事
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
豎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只據如今一
時驗取珍重 第四上堂舉古人云如何是禪
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什麼道三界
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却眼

塞却耳塞却鼻舌身意無空闊處無轉動處上
坐作麼會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 第五上堂
有僧問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云
日曉月明學云如何領會師云誰是學人又云
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
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
好諸上坐 第六上堂示衆云佛法現成一切具足
古人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且誰欠誰
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
去亦是上坐西南北去亦是上坐上坐因什麼
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

傳法錄卷三

五

漢

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
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坐
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
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
毫障礙上坐久立珍重 第七上堂有僧問欲
入無爲海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云常
無所住如何是無爲海師云且會般若船師又
云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
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爲於無住本建立諸法
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
決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坐大家究取增於佛法

壽命珍重 第八上堂有僧問世尊有正法耶
付囑摩訶迦葉只如迦葉在賓鉢羅窠未審付
囑何人師云教我向誰說學云恁麼即靈山付
囑不異今日師云你什麼處見靈山師又云靈
山付囑分明諸上坐一時驗取若驗得時更無
別理只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
一切有爲世界悉皆明現乃至無爲亦復如是
世尊付囑迄至于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
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法有
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傍據諸上坐
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難報父母師

傳燈玉英集卷五

六

漢

長恩難報諸佛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況建
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
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
久立珍重 第九上堂有僧問承先德云人空
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如何是二相本來同師云
山河大地學云不會乞師方便云什麼處是不
方便處師又云大道廓然詎齊今古無名無相
是法是修良由法界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
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理極同直
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牆壁瓦礫並無絲
毫可得虧闕無事珍重 第十上堂有僧問

承師有言九天掌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
師云不露文如何是心師云你名安嗣又云法
界性海如函如蓋如鉤如鑊如金與金色位位
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
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問箇如
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時是
有不坐時是無只如諸方老宿言教在在如常
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
佛心因什麼得不會去若一向纖絡言教意識
解會饒上坐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
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蓋爲根脚下

傳燈玉英集卷五

七

漢

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
欠絲毫不到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
人未曾聞歇乃至徠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
坐發機未有一時不爲上坐有如是奇特處可
惜許諸上坐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
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珍重 第十一上堂舉
古人云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
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
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箇會處良由究
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
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

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暗觀無所見喚作言
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遮箇道理要會麼
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坐經
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
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
諸上坐相共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 第十
二上堂有僧問一人執炬自盡其身一人抱冰
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云不遺學者云不
會乞師指示師云你名敬新學云未審還有人
證明也無師云有學云什麼人證明師云敬新
證明又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異境

傳燈玉英集卷五

八

漢

靈蹤觀者皆羨僧又云見後如何師云過來向
你道什麼又僧問承古有言敲打虛空鳴敲敲
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
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云崑崙奴著鐵
袴打一棒行一步學云恁麼即石人木人齊應
諾也師云你還聞麼又云諸佛法門時常如是
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未曾暫住未嘗暫有未嘗
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祖於毛端圓古今
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語記
一轉語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八對便當佛
法莫自賺諸上坐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

可隱藏無利不彰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者
佛不用纖毫氣力一時會取好珍重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有二禪客到師問曰上
坐離什麼處曰都城師云上坐離都城到此山
則都城少上坐此山剩上坐剩則心外有法少
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二禪客不能對有
朋彥上坐博學彊記來訪師師曰言多去道遠
矣今有事借問只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
不悟者也無朋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
者師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
天台山巖然如何得消殞去朋彥不知所措師

傳燈錄卷三

九

漢

舉雪峯塔銘問老宿云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
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即且置
雪峯只今在什麼處法眼別云只今是壞

圓通普照禪師上堂曰諸人還委得麼莫道語
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莫錯會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汝還見香臺麼曰某甲未曾見
師指示師曰香臺也不識問如何是第二月師
曰捏目看花花數及見精明樹幾枝枝

漳州羅漢宣法大師智依僧問繼塵不立爲什
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師問僧
今夏在什麼處曰在無言上坐處師曰還曾問

評他否曰也曾問評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曰
若得無言什麼處不問得師喝之曰恰似問老兄
金陵鍾山章義大師道欽上堂曰道遠乎哉觸
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
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參又要須上來討箇什麼
既上來我即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斗
數些子龜毛兔角解落諸上坐欲得省要麼僧
堂裏三門下案裏裏來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
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坐證明問古人拈椎豎拂
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人
創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

傳燈錄卷三

十

漢

地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上堂師顧大眾曰依而行
之即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奕皎然地更莫
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
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
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此若未
會也只爲迷情所覆便去不得迷時即有質礙
爲對爲待種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如
演若達多認影爲頭豈不是擔頭覓頭然正迷
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迷
謂之失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

金陵報恩道場文遂導師上堂曰天人羣生類
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德被四生共稟靈光咸
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
遮裏喚作開方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如彼
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
先師道佛即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也
不可得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
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師
問僧從什麼處來曰撫州曹山來師曰幾程到
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豁澗何者是汝
自己曰總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己曰如何

傳燈錄卷三

土

漢

是學人自己師曰總是師又曰諸上坐各在止
觀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止觀與汝證
明令汝真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
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謂衆曰物物本來無
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師謂衆曰遮
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坐揀一兩則話
還願樂麼諸上坐鶴脰長鳬脰短甘草甜黃蘗
苦恁麼揀揀還恁麼意麼諸上坐莫道血脉不
通泥水有隔好且莫錯會珍重問如何是圓常
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怎麼即縱橫法界也

師曰巧道有何難師問僧什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涉如許多山嶺阿那箇是上坐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怎麼商量別有商量曰更作麼生商量師曰汝話墮也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一日淨慧問曰子於茶請外看什麼經師曰看華嚴經淨慧曰揔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對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無對淨慧曰子却問吾師乃問曰空還具六相也無淨慧曰空師於是開悟禮謝淨慧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淨慧然之因士

高僧集卷三

士

漢

女入院淨慧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觀金銀合雜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慧曰子向後有五百義徒而為王侯所重在後忠懿王錢氏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曰永明請居之師曰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王曰善矣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三字師坐道場常五百眾矣問如何是觀面事師曰背後是什麼問文殊仗劍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劍師曰眼是撫州黃山良匡禪師吉州人也上堂曰高山頂

上空藏飯無可祇待諸道者唯有金剛眼睛助汝發明真心汝若會得能破無明黑暗汝若不會真箇不壞便起歸方丈問如何是物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明鏡當臺森羅為什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

杭州靈隱山清贊禪師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什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

高僧集卷三

主

漢

是心為什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只為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問根塵俱泯為什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什麼作俱泯底根塵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什麼作無明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初問青峯如何是佛青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得此語藏之於心及謂淨慧淨慧詰其悟言師對曰丙丁是火而更

求火亦似玄則將佛問佛淨慧曰幾放過元錯會師乃投誠請益淨慧曰汝問我與汝道師乃問如何是佛淨慧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豁然知歸問如何是諸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師謂眾曰諸上坐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真而不通無事久立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還曾道著也未曰只如道著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教中有言樹能生果作頗梨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喫師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

高僧集卷三

古

漢

師曰去果八萬四千

金陵報恩道場玄覺導師上堂曰凡行脚人參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錚錚可謂行菩薩道之能事畢矣何用更來遮裏舉論真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真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爾法無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金陵淨德道場達觀禪師智筠上堂謂眾曰夫

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坐莫恁麼懺楔地佗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蓋乾坤絲絲不漏絲絲所以諸佛讚歎不及比喻不及道上坐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爲什麼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只爲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只爲如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只爲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

金陵清涼法燈禪師泰欽初住洪州幽谷山雙林院僧問如何是雙林境界師曰盡也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又曰境也未識且討人

傳燈錄卷第三

五

漢

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曰染著什麼處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曰汝是什麼科目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汝大意

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嚴禪師上堂曰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閑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山僧效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只圖諸仁者明心此外無別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雖然杜默時叅尋知識時道伴商量時觀山玩水時耳目絕對

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大衆誰信汝問見月忘指時如何師曰非見月曰豈可認指爲月邪師曰衆學來多少時也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師又曰大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坐如今便

傳燈錄卷第三

六

漢

散去且道有也未若無因什麼便散去若有作麼生是第一義上坐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麼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真源作麼生是法之真源上坐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爲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何勞多說

洪州雲居山廣平院清錫禪師僧問如何是雲居境界師曰汝喚什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有麼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真乃問曰真前是什麼果子師曰假果

子天使曰既是假果子爲什麼將供養具師曰也只要天使識假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禪師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得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怎麼即不解衆也師謂衆曰實是無事與上坐各各事佛更有何疑得到遮裏古人只道十方同共聚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處心空及第歸心空是及第且作麼生會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識陰想解上坐要心空麼但且識心所以

傳燈錄卷第三

七

漢

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坐應佗好不應好若應阿誰喚上坐若不應不應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只是老病僧又莫是渠自代麼珍重僧舉人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其僧不會請師爲說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峯天台山般若寺通慧禪師敬遵上堂曰皎皎烜赫地亘古亘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時無

節長時抄定上坐無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坐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什麼却不曾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師自述真讚曰真兮真耶野人圖腹獄聲雲空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寺法施禪師策真曹州人也姓魏氏本名慧超升淨慧之堂問如何是佛淨慧曰汝是慧超師從此信入上堂示衆曰諸上坐見聞覺知只可一度只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坐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問承教有言將此身心奉塵刹是

則名爲報佛恩塵刹即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是即報佛恩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言師親受熊耳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雲蓋山僧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

對無師代曰罕遇奇人

江州廬山棲賢寺慧圓禪師師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住其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構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問久負

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耳師曰賺殺人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上堂曰古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云一法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云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欠在叢林上坐若是初心兄弟且須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俗上坐要會道麼珍重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問無著見文殊爲什麼不識師曰汝

道文殊還識無著麼

洛京興善樓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恁麼道即得因宮師致政李公繼勳終世有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未審李公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恰被汝問著曰恁麼即虛申一問師曰汝不妨靈利

洪州武寧嚴陽新興齊禪師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還信麼曰信即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只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雲謂衆曰諸上坐還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斷

恁麼會得佛身充滿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築著汝鼻孔

宣州興福院可勳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問如何是法空師曰不空師有偈曰秋江煙島晴鷗鷺行行立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曰盡令提綱無人埽地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僧問願開甘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即屈去也師曰閑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阿誰

杭州奉先寺法明普照禪師法瓊初開堂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是也師曰人王見在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即雷音普震無邊刹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宋齊丘請開堂師升坐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爲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爲令公結緣僧問曰令公親降大衆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問師常苦口爲什麼學

人已事不明師曰閣梨什麼處不明曰不明
請師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曰怎麼即全
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通辯禪師道鴻^{第二世住}僧問遠
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峯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
通師曰聞麼曰怎麼即昔時崇壽今日永明也
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師謂衆曰大道廓然
古今常爾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
咸真實相該天拈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麼問
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今日當爲何事師曰
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什麼處去來曰怎麼即

傳燈錄卷第三

王

漢

猶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問諸佛出世放百寶
光明師登寶坐有何祥瑞師曰可驗曰法王法
如是師曰也是虛言

荆門玉泉和尚僧問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接
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喝問尺璧無瑕時如何
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蠅飛
上天

廬山歸宗寺義柔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
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犬
衆前竊語作麼問優曇華折人皆覩達本無心
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怎麼即南能別有深深旨

不是心心人不知師曰飽叢林問靈龜未兆時
如何師曰是吉是凶問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
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怎麼問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
曰將三界來與汝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顯露地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爲什麼
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問洞深杳杳清谿水
飲者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什麼

廬山圓通院緣德禪師上堂曰諸上坐明取道
眼好是行脚僧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什麼用
處只是移盤喫飯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未明

傳燈錄卷第三

王

漢

得彊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也好尋究僧問如
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心
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
昇州奉先寺淨照禪師慧同僧問唯一堅密身
一切塵中見又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
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
切塵中見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疑阿那
箇不是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河東廣原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示偈
曰剎剎現形儀塵塵具覺知性源常鼓浪不悟
未曾移

襄州龍巖善美禪師僧問百川異流還歸大海
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
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隆壽法鑑禪師上堂曰今日龍壽出世三世諸佛
森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
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插足處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未識境在有僧到參至明日入
方丈請師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
見事還如何却覓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踈
眉州黃龍^{第二世住}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
開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內

傳燈錄卷第三

王

漢

按劍者是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貴時如何師
曰不遺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僧問叢林浩浩法鼓喧
宣向上宗乘如何舉習師曰佗無箇消息爭肯
應當曰今日宗乘蒙指示未審法嗣何人師
曰梁山點出秦時鏡長慶峯前一簇輝問如何
是大陽境師曰孤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鏗
青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作麼問如何是佛
師曰汝何不是佛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迢
然不挂三秋月一句當陽豈在燈問如何是透
去身底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

橫流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幼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感群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屬翠巖永明大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放令出家禮翠巖爲師野蘇布襦以遺朝夕尋謁韶國師一見深器之密授玄旨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勿交涉師有偈曰欲識永明言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溫州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真一路

傳燈玉英集卷三

五

庚

師曰七顛八倒曰怎麼即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

蘇州安國長壽院朋彥大師僧問如何是玄旨

師曰四稜相地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迂萬曲曰怎麼即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歟

杭州五雲山華嚴道場志逢大師生惡輩血切歲出家嘗夢升須彌山觀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不識第三佛但仰視而已時釋迦示之曰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遊方抵天台山雲居叅國師頓悟玄秘一日因入普賢殿中宴坐

儼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曰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鋒水亦施主物師每常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鋒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胃疾十載方愈凡折鋒飲食及第便利等並宜爲持然念此發施心而傾棄之僧問佛授手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什麼師曰汝承當得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曰大衆笑汝

杭州報恩光教寺慧月禪師法端第三世住上堂曰數夜與諸上坐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坐大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怎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爲什麼不接師曰爲汝太靈利

傳燈玉英集卷三

五

庚

杭州報恩光教寺通辯明達禪師紹安第四世住上堂曰一句漆神萬劫不朽今日爲諸上坐舉一句分明記取珍重僧問大衆側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怎麼即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上堂曰達磨云吾法三十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天真佛如何是天

真佛師曰千聖是弟子

杭州報恩光教寺第五世住永安禪師上堂曰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坐證明諸上坐與諸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僧問如何是大作佛事師曰嫌什麼曰怎麼即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過遮邊立僧移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汝問西來意且過遮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豁然明不似蚰蜒急

傳燈玉英集卷三

五

庚

廣州光聖道場師護禪師僧問國王三請來坐光聖道場未審和尚法嗣何方師曰一聲驚鼓萬戶齊窺曰怎麼即天台妙旨光聖親承也師曰莫亂道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台州天台山紫雲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曰但怎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師有頌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踰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溫州鴈蕩山願齊禪師上堂有僧問夜月舒光爲什麼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怖頭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上堂曰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坐於山中和尚亦不蒙一句開示以至今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為諸仁者區別細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時有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怎麼即闍梨怪老僧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初上堂有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怎麼即人人具

傳燈彙纂卷三

三

漢字

足也師曰珠在什麼處僧乃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大眾總見汝怎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驚倚雪巢猶可辯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師有時示眾曰欲識曹谿言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師又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

呈心向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麼上坐自會即得古人意言不然既忘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坐欲得會麼但看涅槃行處陽燄波木馬嘶時空華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曰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裏因什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曰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歸誰師曰只為上坐夫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杭州龍冊寺第五世曉榮禪師僧問祖祖相傳未

傳燈彙纂卷五

五

漢字

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未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區塵塵彰妙體剎剎盡毗盧問曰用事如何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轉自家風

杭州臨安縣功臣院慶蕭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明暗色空曰怎麼即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什麼作諸法師乃頌曰功臣家風明暗色空法法非異心心自通怎麼會得諸佛真宗

越州剡縣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不可向汝道庭前栢樹子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僧問險惡道中如何為津梁師曰以此為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

杭州開化寺傳法大師行明僧問如何是無盡燈師曰謝闍梨照燭

越州蕭山縣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來方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怎麼即昔時師子乳今日象王迴師曰且喜勿交涉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將示滅有嗣法弟子蘊仁者侍右師說偈曰不是嶺頭攜得事豈

傳燈彙纂卷五

五

漢

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為君裁言訖隱机而逝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上堂曰龍華遮裏也只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怎麼參取珍重僧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辯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已眼師曰向汝道什麼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曰塔倒也師秋夕閑坐偶成頌曰秋庭蕭蕭風颭颭寒星列空蟾魄高指頤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拈布毛

知得麼若也知得於衆學中千足萬足無事立又云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那時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那時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箇什麼若也不會各自體究取無事莫立又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入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知一切味身觸一切爽滑意分別一切諸法只如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爲復唯

傳燈錄卷第三

三三

漢

是汝等心爲復非是汝等心若道唯是汝等心何不與汝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爲什麼所對之物却在汝等眼耳鼻舌身意外汝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汝等心又焉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舉著汝等見遮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師忽謂上足如畫曰仲秋望日吾將順化師謂如畫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如畫答曰也只是如畫師曰汝問我畫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曰我也弄不出

言訖矣

福州長谿保明院通法大師道誠問圓音普震三等齋聞竺土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即意馬已成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師曰七顛八倒曰若不然者幾招哂笑師曰禮拜退後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曾到西天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杭州千光王寺瓊省禪師上堂曰諸上坐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今日風昔日上坐今日上坐莫道舉亦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

傳燈錄卷第三

三十四

漢

衢州鎮境志澄大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劍師曰不漏絲毫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問或因普請鋤頭損傷蝦蟇蚯蚓還有罪也無師曰阿誰是下手者曰恁麼即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曰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真如此施爲全真智用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分明曰只如本來人還作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汝喚什麼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曰如何是一相三

昧師曰青黃赤白曰一相在否師曰汝却靈利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嗣何人師曰靈鷲峯前月輪皎皎

杭州臨安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曰莫即便是也無師曰勿交涉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初開堂升坐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坐

福州支提山雍熙寺辯隆禪師上堂曰巍巍實相岳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光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

傳燈錄卷第三

三十五

漢

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岳塞虛空爲什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即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

洪州雲居山義能禪師第九世住上堂曰不用上來

堂中憍陳如上坐爲諸上坐轉第一義法輪還得麼若自信得各自歸堂叅取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爲佛迴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洪州雲居山道齊禪師第十一世住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問荆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便爲

舍開師曰汝擬去什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開言語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什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

廬山棲賢寺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殿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只管看

廬山歸宗寺慧誠禪師第十四世住初上堂謂衆曰天

人得道此爲證怎麼便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再爲重敷方乃升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師又曰問話且住諸上坐問到窮劫問也不著山僧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爲上坐各有本分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三

三

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措候上坐謂之頂族只助發上坐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坐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只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奇特方便舉似諸人分明記取到諸方莫錯舉久立珍重僧舉南泉云銅餅是境餅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鄧隱峯便拈餅瀉水南泉乃休師曰鄧隱峯甚奇怪要且亂瀉潭州雲蓋山海會寺用清禪師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怎麼

即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語師有頌示衆曰雲蓋鑲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趁玄空雲露西山月

長壽法齊禪師第二世住有百法坐主問令公請命

四衆雲臻向上宗衆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什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怎麼即見去也師曰城東老母與佛同生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三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三

三

莫

趙城縣廣勝寺



天

明州布

南陽慧中國

洛京神會大師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 錦戶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 漳州桂琛和尚

金華藏經卷十四

大法眼禪師

金陵寶誌禪師金城人也姓朱氏少出家止道
林寺修習禪定宋太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
時長數寸徒執錫杖頭探箭刀尺銅鑑或
數日不食無飢容或歌吟如識記齊武帝謂師
或衆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
故帝延於宮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
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
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季矣由是禁師出入梁
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
火不能焦溺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

以上譚其隱淪則遜僊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

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帝一

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識者

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弟子何時得靜

心修習師曰安樂禁識者以爲修習禁者止也

至安樂時乃止耳又製大乘贊二十四首盛行

於世餘諸辭句與夫禪宗百題冥會略錄
十首及師製十二時頌攝于別卷

婺州善慧大士者義烏縣人也降于雙林鄉傳

宣慈家本名翕梁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

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瀧魚獲已沈籠

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

金華藏經卷十四

竺僧達磨時謂焉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

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

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鑑觀之所多

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

高拍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乃

說一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

過橋流水不流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

籠盛去日常傭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

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

當捨田宅設無遮大會唱賣妻子獲錢五萬以

管法會一日遣弟子傳毗致書于梁高祖書曰

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傳晁告白晁投太樂令何昌昌曰慧約國師猶復置啓翁是國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豈敢呈達唯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恭寺詢皓法師皓勸遽呈帝覽之遽遣詔迎旣至帝問從來師事誰邪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

帝又問何爲異諦曰息而不滅帝曰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檀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來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出真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覩一切衆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殿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大士能耳帝請大士大士登坐執拍板唱經成四十九頌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智顗荊州華容人也

姓陳氏母徐氏始娠夢香煙五色縈繞于懷幼
有奇相誓志出家悅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峯
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太建
元年隱天台山佛隴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峯
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
至光曰還憶疇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即悟禮像
之徵悲喜交懷乃執手共至庵所其夜聞空中
鐘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犍椎集僧
得住之相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峯銀地汝宜
居焉隨煬帝請師受菩薩戒乃號師爲智者師
常謂法華爲一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教釋草庵

之滯情開方便之權門示真實之妙理會衆善
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遂出玄義曰釋名辯體
明宗論用判教相之五重也名則法喻齊舉謂
一乘妙法即衆生本性在無明煩惱不爲所染
如蓮華處于淤泥而體常淨故以爲名此經開
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如蓮之華有含容
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之義亦謂從本
垂迹因迹顯本夫經題不越法喻人單複具足
凡七種單三複三具足一攝一切名妙法蓮華即複之一
法譬也爲名以召體體即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
無體故宗則一乘因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可

尊尚故用則力用以開廣會之義有其力故然
後判教相者以如來一代之說摠判爲五時入
教五時者一佛初成道爲上根菩薩說華嚴時
二爲小機說阿含時三彈偏折小歎大裟圓說
方等時四蕩相遣執說般若時五會權歸實授
三乘人及一切衆生成佛記說法華涅槃樂時八
教者謂化儀四教即頓漸秘密不定也化法四
教即藏生滅通無量別無作圓詩唯法華圓理乃至
四諦生別量圓也治生產樂一色一香無非實相
該三世如來所演罄殫其致四證三接捨此皆魔說
故教理既明非觀行無以復性乃依一心三諦
之理真俗示三止三觀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先

空大假後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者
此乃別教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
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
一中一切中無假無空而不中空假亦爾即圓
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縱橫並別
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斯與楞嚴圓覺經說者摩訶三摩鉢或多辯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達磨大師以心傳心不帶名教直爲上上提掇得忘筌忘意故典此教同而不同智者禪師窮理盡性備足之門故與禪宗異而非異也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免同貧
子也尚慮學者昧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創六
即之義以絕斯患一理即佛者十法界衆生下
至蟪蛄同稟妙性從本以來常住清淨覺體圓

滿一理齊平故執獲者不信即二名字即佛者雖

理性坦平而隨流者日用不知必假言教外薰

得聞名字生信發解故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三觀

行即佛者既聞名開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

故圓教外凡也圓觀五陰為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四相似即

佛者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內凡也圓伏無明入十信

信以去見思或自預得六根清淨如蓮云父母所生眼耳鼻舌

界云云思大禪師示居此位若到彼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

加行位即藏通中識論三十心位別立四加

行名位雖同詮旨迥異惟通悟者善巧融會五分具即佛者

三心開發得真如用位位增勝故位也如龍女一念六究

竟即佛者無明永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六究

也起信云始本不二名究竟覺仁王名滅盡上居也

別教增勝對圓行第二二位可藏通二教佛可知如上六位

既皆即佛不置通具法報化三身為正三寶三德

乃蓋十種三法會攝無遺云道性性若隨居四土為依

四土者一常寂光法性土也法身二實報無障礙

攝二受用也自受用土報佛自

居受用土登地菩薩所居

居並為應化土也地前三方便有餘四淨穢同

居菩薩二乘凡夫所居其實則非身非土無優無劣

為對機故假說身土而分優劣師得身土互融

權實無礙故三十餘年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具

四悉檀應化土也權顯名地禪師之法偏施有情隨門人灌

頂日記萬言而編結之總目為天台教別即分

諸部類法華玄義文句大小止觀金光明仁王淨名涅槃

樂讀觀音十六觀經等及四教釋門凡百餘論歷代

付授盛于江浙隨開皇十七年十一月帝遣使詔

師將行乃告門人曰吾今往而不返到剡東石

城寺百尺石像前不進顧侍者曰觀音來迎不

應去作觀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跏趺坐而逝

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

則過去劫值觀世音如來從三慧門而入道以

音聲為佛事但以此土有緣之眾乃謂大師自

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

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答曰我姓

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

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

為佛宇今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舊李龍

建所創又獲金像泉謂然燈如來師曰昔光王

佛也因以為寺額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華嚴寺

及百官咸稱弟子三年示滅敕令就薦福寺漆

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視送師歸臨淮言訖異

香騰馥帝問萬回曰僧伽大師是何人邪曰觀

音化身耳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萬回法雲公者號州閩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

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嘯傲如狂三藏玄

契自西國還訪公作禮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

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

母而往至暮而還龍興寺大明師少而相狹公

來往明師之室屬有正諫大夫明崇儼夜過寺

見公左右神兵侍衛崇儼駭之詰旦言與明師

復厚施金繒作禮而去高宗召入內時有扶風

僧榮頌者甚多靈迹先在內每日回來及

公至又曰替到當去迨旬日而頌卒景雲二年

師卒于長安醴泉里壽八十時異香氤氳體

柔爽制贈司徒號國公喪事官給窆于京西香

積寺

天台豐干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國

清寺剪髮齊眉人或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常

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眾僧驚畏本寺有寒山

子拾得二人執麈終日晤語時謂風狂子獨與

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如何照燭師曰

冰臺無影像後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

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寒拾俱禮拜

師尋獨入五臺巡禮逢一老翁師問莫是文殊

否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

沙彌事似和尚趙州

代置千云文殊文殊後回天台示滅初問丘公

一出牧丹丘愈患頭疼醫莫能愈師訪之問丘

且告之病師乃索淨器呪水噴之斯須立差問

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師曰到住記

名紀太

祖廟諸

名紀太

祖廟諸

名紀太

祖廟諸

名紀太

祖廟諸

名紀太

祖廟諸

名紀太

祖廟諸

名紀太

錫云有惜去也且從只如山河大地是無情之物作麼生說亦隨王去底道理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鏢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爲什麼被弟子鏢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鏢大師鏢法眼代云還我鑰匙

宋人老宿代云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聲論是否曰不敢曰肇有物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撲破曰遮箇是還不遷無對法眼代拈

有兩僧各住庵尋常來往偶旬日不會一日上山相見上庵主問曰多時不見在什麼處下庵主曰只在庵裏造箇無縫塔子上庵主曰某甲也欲造箇無縫塔子就庵主借取樣子曰何不

早道恰被人借去也法眼舉云且道借伊樣子不借伊樣子

有婆子令人送錢去請老宿開藏經老宿受施利便下禪牀轉一匝乃云傳語婆子轉藏經了

也其人回舉似婆子婆云以來請開全藏只爲開半藏王覺微云什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箇婆子具什麼眼便怎麼道

龍濟修山主問翠巖曰四乾闥婆王奏樂供養世尊直得須彌振動大海騰波迦葉起舞菩薩

得忍不動聲聞頗我如迦葉作舞意旨如何對曰迦葉過去生中曾作樂人來習氣未斷山

主曰須彌大海莫是習氣未斷否翠巖無對法眼代云正是習氣

有僧親附老宿一夏不蒙言誨僧歎曰只恁麼空過一夏不聞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亦得也老

宿問之乃曰聞梨菓聲音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恁麼道了叩齒三下曰適來無端恁麼道鄰

房僧聞曰好一鑊羹被兩顆鼠糞汚却法眼代云且道鼠糞汚却不汚若是有什麼過處得麼

僧摩法師遭秦主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法眼代云

僧問老宿云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云不欺之力法眼代云不欺之力會古人語

李翱尚書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文室當何所務老宿曰法身寂寂無去無來法眼代云汝作什麼來法眼別云非公境界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其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什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麼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禪月如何是此心無對歸宗代云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爲什麼有漏天台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命僧曰是曰爲什麼却向水中死無對杭州天龍義和尚代云是

伊爲什麼不去岸上死

江南國主問老宿子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什麼處放歸宗代云好放處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云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人是不足者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代云心期滿處即如

法燈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遮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尚

僧問仰山雪弓滿月鑿鑿意如何仰山曰鑿鑿僧擬開口仰山曰開口雖年也不會無對南泉代側身而立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是不說無對歸宗代云此間劉禹公因兩問先雲居和尚兩從何來曰從

端公問處來端公歡喜讚歎雲居却問端公從何來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什麼歸宗代云謝和尚再三

昔有三僧雲遊擬謁徑山和尚遇一婆子時方收稻夫一僧問曰徑山路何處去婆曰驀直去僧曰前頭水深過得否曰不濕脚僧又問婆住

在什麼處曰只在遮裏三僧乃入店內婆煎茶

一瓶將蓋子三箇安盤上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與茶三人無對又不敢傾茶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也於是便拈蓋子傾茶行

法眼和尚謂小兒曰因子識得你邪你邪名什麼無對法眼代云但將衣袖掩面法眼却問一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什麼語無對法眼代云代是孝順之子

僧問講彌陀經坐主水鳥樹林皆念念佛念法念僧作麼生講坐主曰基法師道真友不待請如母起嬰兒僧曰如何是真友不待請法眼代云此是基法師語泉州王廷彬入招慶院見方丈門開問演侍者

有人敢道大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否法眼代云太傳講大師

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玄沙云口口如此雲巖院主遊石室回雲巖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看爲只恁麼便回來院主無對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雲巖曰汝更去作什麼洞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將死鬼使來取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更便至言訖

去至七日後方來覓其僧不見後有人舉問一僧若來時如何抵擬洞山代云彼他

臨濟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別僧來師舉拂子僧並不顧師亦打一僧來衆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見示師亦打雲門代云只疑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

閩王送玄沙和尚上船玄沙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遮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法眼代云洪州大寧院上狀請第二坐開堂人問何不請第一坐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洞山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注洞山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注法眼代云即弟子不注也

法眼和尚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什麼語僧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法眼代云和尚今日似此僧問龍牙終日驅驅如何頓息龍牙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云東中道如喪父何有頓息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著力龍牙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東禪云好著力且作麼生會僧代

有庵主見僧來豎火筒曰會麼曰不會庵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什麼臨宗代云也要知

招慶和尚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臨宗代云有坐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什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纔喚便發業法眼代云鷄子赴鷄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頭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鷄子見佛爲什麼却顛法眼代云悟空禪師問忠坐主講什麼經曰法華經悟空

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大德講什麼人證明法眼代云官人問僧名什麼曰無棟官人曰忽然將一椀沙典上坐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代云廣南有僧住庵園主出獵人報庵主大王來請起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

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爲什麼不起法眼代云僧辭趙州和尚趙州謂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莫舉法眼代云僧問圓通和尚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還見禪林麼圓通曰喚什麼作塵又問法燈喚什麼作禪

林東釋云此二事皆謂明伊問處不明伊問處若明伊問處通暢
莫道又若莫道也末試新看忽然向伊道你指示我更答話又作麼生會

一轉子

玄覺和尚問鳩子叫問僧什麼聲僧曰鳩子師
曰欲得不招無閒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東釋云去
鳩子鳩子聲便成謗去什麼處是謗處若
不謗還得麼上坐且道玄覺意作麼生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如何曰
保福有時示眾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
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
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
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釋云云
上坐如今還得麼若忽然性去更不忙
不會每日見箇什麼

大

六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

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經代云汝
念什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

曰不敢曰何如明皇法經代云
是弟子

雲門和尚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雲門曰江

西一隊老宿寐語住也未僧無對五雲代云
與猶未已後有

僧問法眼和尚不知雲門意作麼生法眼曰大

小雲門被遮僧勘破五雲曰什麼處是勘破雲門
更會麼法眼亦被後僧勘破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法眼問僧泉眼不通被沙

塞道眼不通被什麼物礙僧無對師自代云
被沙礙

南陽慧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對曰南方來

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曰如何示人
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即心是佛佛是覺
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
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捏頭頭知捏脚脚知故名
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
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
脫皮人出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
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
差別彼此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
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
即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辨孰為是

大

二九

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眾
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代壇經改換添樣
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
衰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
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
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為
師曰佗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眾
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邪僧又問阿那箇是佛
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
云離牆壁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
心之與性為別不別師曰迷即別悟即不別曰

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
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為冰及至
暖時冰釋為水眾生迷時結性成心眾生悟時釋
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
心宛是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曰無情說法有
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云刹說眾生說三世一切
說眾生是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
復若為師曰無情尚爾況有情邪曰若然者前
舉南方知識云見聞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
師曰不道佗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邪但緣見
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

大

三十

且殺有情即結業互酬損害無情不聞有報師
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罪
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曰教
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
孰是無情佛邪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
爾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
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
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邪曰一切眾生盡
居佛身之上便利穢污佛身穿鑿踐踏佛身豈
無罪邪師曰眾生全體是佛欲誰為罪曰經云
佛身無量礙今以有為質礙之物而作佛身豈

不乖於聖旨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為而說無為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礙曰眾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眾生應時解脫今既不爾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摠別類例皆然眾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自修自得未見佗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拋却殺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迥然而去名為解脫此復若為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厭離生死欣樂涅槃道家亦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乃趣

傳燈錄卷第五

二十一

漢

乎冥諦須陀洹人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辟支佛一萬劫住於定中外道亦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迴心向大外道還却輪迴曰佛性一種為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為此解師曰我此問佛性全不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邪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

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正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真之道為學世間生死斷常二見邪汝不見肇公云譚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違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澹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拊掌而不顧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佗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

傳燈錄卷第五

二十二

美

槃真如佛性名異體同真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真心認賊為子有取世智稱為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曰若為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細反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邪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不曰身心無外寧有物邪師曰汝壞世間相邪曰世間相即無相邪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矣禪客唯然受教常州僧靈覺問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師曰無心可用

即得成佛曰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亦無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為能度眾生若也無心阿誰度眾生師曰無心是具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師曰佛說教亦無心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師曰說即無無即說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師曰無心即無業今既有業心即生滅何得無心曰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師曰心尚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處得無心曰既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用否師曰心

傳燈錄卷第五

二十三

美

尚自無用從何有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莫落空否師曰空既是無從何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為是有是無師曰是無曰痛否師曰痛亦無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曰既得無物自在饑寒所逼若為用心師曰饑即喫飯寒即著衣曰知饑知寒應是有心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曰心無體段師曰汝既知無體段即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即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

獨脫無心名爲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死劫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死劫沙劫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死劫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曰如何是一念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即是相應曰憶智俱忘誰見諸佛師曰忘即無無即佛曰無即言無何得喚作佛師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即佛佛即無曰既無纖毫可得名爲何物師曰本無名字

傳燈錄卷第十

二十四

曰還有相似者否師曰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遊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來護永無障礙何處不得逍遙

衡嶽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姓李氏攝心坐夏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學侶日至以定慧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奉菩薩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

以艾師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富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示衆曰夫學道者須達白源四果三賢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

傳燈錄卷第十

一

妙二覺了達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漸其漸也歷僧祇劫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臂頃便登妙覺若宿無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已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無別行悟入此者真三摩提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爲最上乘曠徹清虛頓開寶藏心非生滅性絕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無作乃慧緣自息吾於昔日轉不退輪今得定慧雙修如拳如手見無念體不逐物生了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真常自性如空本來無相既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能變其體心歸法界萬象一如遠

傳燈錄卷第十

二十六

雖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不立心即體具理都無所得告諸學衆無外馳求若最上乘應當無作珍重師於大藏經內有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如何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六祖答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真似騎驢更覓驢答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即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答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却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問答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問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爲正答常生清淨心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後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答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汚
染何爲汚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汚染
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
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
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卧應機
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
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
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
從心生心爲萬法之根本經云識心達本源故
號爲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
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

傳燈玉英集第十四

二十七

卷一

若立真如盡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
立事一切法盡是事舉一千從理事無別盡是
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
干真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
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
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
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真而
有立處即真立處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
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真如
諸法不出於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議用不待
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爲有佛佛是能仁有智

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纏
凡聖情盡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
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礙迹
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
藏出纏名大法身法身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
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
根栽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有爲是無爲家用無
爲是有爲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
生滅義心真如義心真如者譬如明鏡照像鏡
喻於心像喻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緣即是
生滅義不取諸法即是真如義聲聞聞見佛性

傳燈玉英集第十四

二十八

卷一

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
用則不同在迷爲識在悟爲智順理爲悟順事
爲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
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冥智慧日出不
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
不生即是無生法忍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士禪
不修不坐即是如來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具
正不造諸業隨分過生一衣一納坐起相隨戒
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諸
人珍重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上堂曰祖師只教保護若

貪瞋起來切須防禦莫教振觸是你欲知
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
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爲汝說遮箇語
顯無語底佗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
云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在其中无來不
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師曰煩惱作何相
狀我且要你考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紙背上記
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策子汝只
爲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
得一言半句一經一論便說怎麼菩提涅槃世
攝不攝若如是解即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繫

傳燈玉英集第十四

二十九

卷一

縛便無生死汝見律師說什麼屋薩者突吉羅
最是生死本雖然怎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
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
也不從外來何處有開漢掘地獄待你你欲識
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識餓鬼道即今
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
識仁義不辨親疎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割倒
懸欲識人天即今洗淨威儀持瓶擊鉢者是保
任免墮諸趣第一不得棄遮箇遮箇不是易得
須向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
有少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覓箇癡鈍

入不可得莫只記冊子中言語以為自己見知見
他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聞提外道此心直
不中切須審悉恁麼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納
衣下空過到遮裏更微細在莫將等閑須知
珍重

越州大殊慧海和尚上堂曰諸人幸自好箇無
事人若死造作要擔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
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
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
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
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

傳燈錄卷第五

三十

漢

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
見一法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
家財寶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
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
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
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
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
去莫久立珍重此日大眾普集久而不散師曰
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
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
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法淵問曰云何是

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願師
垂示師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
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為僧即是一體三寶
經云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
為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為佛滅度喻如瞋時
無喜喜時無瞋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
無漏現前如蛇化為龍不改其鱗眾生迴心作
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即
同增上慢者真空無滯應用無窮無始無終利
根頓悟用無等等即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即
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即

傳燈錄卷第五

三十一

漢

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即是功德法身此法
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
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
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
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時
有人問云弟子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
頌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夫律師者啓毗尼之法
藏傳壽命之遺風洞持犯而達開遮秉威儀而
行軌範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
眉焉敢造次夫法師者踞師子之坐瀉懸河之
辯對稠人廣眾啓鑿玄關開般若妙門等三輪

空施若非龍象蹴蹋安敢當斯夫禪師者撮其
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咸均事理
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若不安禪
靜慮到遮裏揔須茫然隨機授法三學雖殊得
意忘言一乘何異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
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
導於衆生日和尚深達佛旨得無礙辯又問儒道
釋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
者執之即異揔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
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講唯識道光坐主問曰
禪師曰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可

傳燈錄卷第五

三十二

漢

修曰既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衆勸
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卓錫之地什麼處
聚衆來老僧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妄
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焉解妄語曰某甲却
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亦不會講華嚴
志坐主問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
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
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
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身法身猶若虛空
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
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坐主會麼

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爭論志禮謝而去人問將心修行幾時得解脫師曰將心修行喻如滑泥洗垢般若玄妙本自無生大用現前不論時節曰凡夫亦得如此否師曰見性者即非凡夫頓悟上乘超凡越聖迷人論凡論聖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說事說理悟人大用無方迷人求得未證悟人無得無求迷人期遠劫悟人頓見維摩生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

傳燈玉英集

三十三

漢

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為解說師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為六師心外求佛名為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眾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人問言之與語為同為異師曰夫一字曰言成句名語且如靈辯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機疊疊如圓器之傾珠所以郭象號懸河春鸚

稱義海此是語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內著玄微外現妙相萬機撓而不亂清濁渾而常分齊玉到此猶慙大夫之辭文殊到此尚歎淨名之說如今常人云何能解源律師問禪師常譚即心是佛無有是處且一地菩薩分身百佛世界二地增于十倍禪師試現神通看師曰闍梨自己是凡是聖曰是凡師曰既是凡僧能問如是境界經云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此之是也又問禪師每云若悟道現前身便解脫無有是處師曰有人一生作善忽然偷物入手即身是賊否曰故知是也師曰如今了了見性云何不得

傳燈玉英集

三十四

漢

解脫曰如今必不可湏經三大阿僧祇劫始得師曰阿僧祇劫還有數否源抗聲曰將賊比解脫道理得通否師曰闍梨自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自眼不開瞋一切人見物源作色而去云雖老渾無道師曰即行去者是汝道講止觀慧坐主問禪師辯得魔否師曰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中無如是事曰一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至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不解止觀師曰坐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

沒生死住觀心神亂且為當將心止心為復起心觀觀若有心觀是常見法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坐主子細說看曰若如是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人問般若大否師曰大曰幾許大師曰無邊際曰般若小否師曰小曰幾許小師曰看不見曰何處是師曰何處不是維摩坐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坐主良久曰請禪師為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眾呵十大弟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

傳燈玉英集

三十五

漢

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言語故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坐主會麼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令見本性教捨偽行入真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計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迹用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什麼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示眾生

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
僧問萬法盡空識性亦爾譬如水泡一散更無
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無何處更有識性
師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即無水身因性起身死
豈言性滅曰既言有性將出來看師曰汝信有
明朝否曰信師曰試將明朝來看曰明朝實是
有如今不可得師曰明朝不可得不是無明朝
汝自不見性不可是無性今見著衣喫飯行住
坐卧對面不識可謂愚迷汝欲見明朝與今日
不異將性覓性萬劫終不見亦如盲人不見日
不是無日人問律師何故不信禪師曰理幽難

傳燈錄卷第七

三十一

其

顯名相易持不見性者所以不信若見性者號
之爲佛識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遠人而人遠
佛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覺
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無相迷人執物守我
爲己悟人般若應用見前愚人執空執有生滯
智人見性了相靈通乾慧辯者口疲大智體了
心泰菩薩觸物斯照聲聞怕境昧心悟者日用
無生迷人見前隔佛人問一心修道過去業障
得消滅否師曰不見性人未得消滅若見性人
如日照霜雪又見性人猶如積草等須彌只用
一星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火曰云何得知業

障盡師曰見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見前佛
後佛萬法同時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
就一切智故人問有人乘船船底刺殺螺蜆爲
是人受罪爲復船當幸師曰人船兩無心罪正
在汝譬如狂風折樹損命無作者無受者世界
之中無非衆生受苦處僧問何者是佛師曰
離心之外即無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師曰心是
法身謂能生萬法故號法界之身起信論云所
言法者謂衆生心即依此心顯示摩訶衍義文
問何名有大經卷內在一微塵師曰智慧是經
卷經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內在一微

傳燈錄卷第七

三十二

其

塵中一塵者是一念心塵也故云一念塵中演
出河沙偈時人自不識又問何名大義城何名
大義王師曰身爲大義城心爲大義王經云多
聞者善於義不善於言說言說生滅義不生滅
義無形相在言說之外心爲大經卷心爲大義
王若不了了識心者不名善義只是學語人也
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
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
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
未決請師爲說師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
隨成是故無明爲外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

浸潤爲濕生欸起煩惱爲化生悟即是佛迷號
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心體
空名爲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
未形既空即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僧問言語
是心否師曰言語是緣不是心曰離緣何者是
心師曰離言語無心曰離言語既無心若爲是
心師曰心無形相非離言語非不離言語心常
湛然應用自在祖師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
法僧問如何是定慧等學師曰定是體慧是用
從定起慧從慧歸定如水與波一體更無前後
名定慧等學夫出家兒莫尋言逐語行住坐卧

傳燈錄卷第七

三十三

其

並是汝性用什麼處與道不相應且自一時休
歇去若不隨外境風心性水常自湛湛無事
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有僧問曰十二分教
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
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
有所未盡只如上代諸德高僧並學費九流洞
明三藏生聲融徹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
法遠近某甲庸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
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
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板都無實事

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
二嚴爲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
意論什麼生聲融寂如今天下解禪解道怕河沙
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
思念不亡盡須沈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
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佗先德但言觸
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
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佗二乘十地菩
薩且醍醐上味爲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
南山尚自不許呼爲大乘學語之流爭鋒唇舌
之間鼓論不形之事並佗先德誠實苦哉只如

傳燈錄卷第四

三十九

漢

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
理民之謀微而不赴況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佗
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
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
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
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
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
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佗說法如雲
如雨猶被佛呵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爲情存聖
量見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跡先賢古
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蓋爲識學詮

文水乳難辨不明自理念靜求真嗟乎得人身
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哉
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
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迴山傍澗輕忽上流
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
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苦輪假使才
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
思宿淨聞之即解如彼生公何足爲羨與道全
遠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遮口食身衣盡是欺
賢罔聖求得將來佗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一
般也須償佗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佗

傳燈錄卷第四

四十

漢

信施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冰凌
上行似劍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聖情量不
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
馬腹裏託質溫犁鑊湯裏煮煉一遍了從前記
持憶想見解智慧都虛一時失却依前再爲蟻
蟻從頭又作蚊蚋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什
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下繫著
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惟
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
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
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

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
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古相若以色見我
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
不礙眼光得大摠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餐之
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
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游蕩一箇半箇堪爲
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佗依三乘教法修行
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
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傳燈錄卷第四

四十一

漢

漆去住自由不要求佗殊勝自備如今道流且
要不滯於感要用使用如今不得病在何處病
在不自信處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徇一切境脫
大德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師不別汝
欲識祖師麼即汝目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
便向外馳求得者只是文字學與佗祖師大遠
在莫錯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
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
法所以山僧向汝道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真人
堂堂顯露無絲髮許間隔何不識取心法無形
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曰執捉在

足曰運奔心若不在隨處解脫大約話破自看
遠近時光可惜各自努力珍重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上堂曰太虛日輪是一切
人成立太虛見在諸人作麼生滿目覩不見滿
耳聽不聞此兩處不省得便是瞋睡漢若明徹
得坐却凡聖坐却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針
鋒許為緣為對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
現設如許多教網未曾措著一分毫唯助初學
誠信之門還會麼水鳥樹林却解提綱佗甚端
的自是少人聽非是小事天魔外道是狐恩負
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誑如今沙門不薦此事

傳燈錄卷第四

四十二

唐高僧傳

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沉幾時休息去自家
幸有此廣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田
裏作主宰還夢見麼如許多田地教誰作主宰
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盡豈是小事若要徹即
今遮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
不教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還會麼僧問學人
割入叢林乞師提接師以杖指之僧曰學人不
會師曰我恁麼為汝却成抑屈於人如今若的
自肯當人分上不論初學入叢林可謂共諸人久
踐與過去諸佛無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
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

者與古佛齊肩奈何汝無始積劫動靜妄情結
成煩惱如重病人心狂熱顛倒亂見都無實
事如今所觀一切境界皆亦如是對汝諸根盡
成顛倒古人以無窮妙藥醫療對治直至十地
未得惺惺將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喪考妣
如今兄弟見似等閑何處別有人為汝了得可
惜時光虛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細觀尋至無
著力處自息諸緣去縱未發萌種子猶在若總
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飯氣力將此造次排遣生
死賺汝一生有何所益應須如實知取好無事
珍重

傳燈錄卷第四

四十三

唐高僧傳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上堂曰諸上坐不用低頭
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要揀擇委得下口處麼
汝向什麼處下口試道看還有一法近得汝麼
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汝異得汝麼既然如
是為什麼却特地難難去蓋為不丈夫男子儂
儂僕僕無些子威光感感地遮護箇意根恐怕
人問著我常道汝若有達悟處但去却人我披
露將來與汝驗過直下作麼不肯莫把牛迹裏
水以為大海佛法遍周沙界莫錯向肉團心上
妄立知見以為疆界此見聞覺知識想情緣然
非不是若向遮裏點頭道我真實即不得只如

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是何境界還識得麼莫
是汝見我我見汝便是麼莫錯會師又曰諸人
自生顛倒以常為斷悟假迷真妄外馳求彊捏
異見終日共人商量便有佛法不與人商量便
是世間閑人話到遮裏纔舉著佛法便道擬心
即差動念即乖尋常諸處元無口如今口似紡
車摠便不差去佛法事不是隔日癡昏由汝狂
識凡情作差與不差解忽然見我拈箇提子搥背
便作意度顧覽不然見我把箇帚子掃東掃西
便各照管是汝尋常打柴何不顧覽招呼便悟
去上坐佛法莫向意根下測度汝成自賺我不

傳燈錄卷第四

四十四

唐高僧傳

敢籠罩後學各自究去珍重
大法眼文益禪師上堂曰諸上坐為復只要弄
唇舌為復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麼為
復執著理執著事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理且
作麼生執若是事事事且作麼生執著色著空亦然
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坐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
識時常垂手諸上坐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
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坐時常接手處還有會處會
取好若未會得莫道總是都來圓取諸上坐傍
家行脚也須審諦著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過
却時光山僧在眾見此多矣古聖所見諸境唯

見自心但師道不是風動幡動仁者心動但且
怎麼會好別無親於親處也僧問如何是不生
不滅底心師曰那箇是生滅底心僧曰爭奈學
人不見師曰汝若不見不生不滅底也不是問
承教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學
人如何解師曰汝甚解師又曰此問已足不會
古人語也因什麼却向伊道汝甚解何處是伊
解處莫是於伊分中便點與伊麼莫是爲伊不
會問却反射伊麼且素非此理慎莫錯會除此
兩會別又如何商量諸上坐若會得此語也即
會得諸聖摠持門且作麼生會若也會得一音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四

四十五

演說不會隨類各解怎麼道莫是有過無過說
麼莫錯會好既不怎麼會作麼生說一音演說
隨類得解有箇去處始得每日空上來下去又
不當得人事且究道眼始得作古人道一切聲
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怎麼會取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四

趙城縣廣勝寺



涅槃

不知身本同

若欲存一捨一永與

更若

生死海裏沈浮煩惱因心有故無心煩惱何居
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夢時夢中造作

覺時覺境都無

夢

夢

覺時覺境都無無思覺時與夢顛倒二見不

以迷取覺求利何異販賣商徒動靜兩亡常寂

自然契合真如若言眾生異佛迢迢與佛常疎

佛與眾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

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捨之

被它二境迴換斂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

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彼岸諸法本空

境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

無智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

報你眾生直道非有即是非無非有

何須對有論虛有無妄心

兩名由爾情作無情即本真如若欲存情覓佛
將網山上羅魚徒費功夫無益幾許枉用功夫
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騎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
遮箇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除身無佛無因
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

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為凡愚得理返觀於行
始知枉用功夫未悟圓通大理要須言行相扶
不得執他知解迴光返本全無有誰解會此說
教君向己推求自見昔時罪過除却五欲瘡痍
解脫逍遙自在隨方賤賣風流誰是發心買者
亦得似我無憂

覺時覺境都無

夢

夢

內見外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

便即耽苦求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安著

只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薄輪迴六道不停

結業不能除却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橫生經略

身本虛無不實返本是誰斟酌有無我自能為

不勞妄心卜度眾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著

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消落

可笑眾生蠢蠢各執一般異見但欲傍鑿求餅

不解返本觀麵麵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變

所須任意縱橫不假偏耽愛戀無著即是解脫

有求又遭羅罟慈心一切平等真如菩提自現

若懷彼我二心對面不見佛面

世間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紜
自救己身不了專事佗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
徒勞一生虛過永劫沈淪生老濁愛纏心不捨
清淨智心自惱真如法界叢林返作荆棘荒草
但執黃葉為金不悟棄金求寶所以失念狂走
彊力裝持相好口內誦經誦論心裏尋常枯槁
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真如不少

聲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賊遞相除遣
何時了本語默口內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識
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數黑頭陀阿練苦行

傳燈玉英集卷五

四

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即是隔聖大道何由可得
譬如夢裏度河船師度過河北忽覺牀上安眠
失却度船軌則船師及彼度人兩箇本不相識
眾生迷倒羈絆往來三界疲極覺悟生死如夢
一切求心自息悟解即是菩提了本無有階梯
堪歎凡夫偃樓八十不能跋蹄徒勞一生虛過
不覺日月遷移向上看佗師口恰似失却孩兒
道俗崢嶸聚集終日聽佗死語不觀己身無常
心行貪如狼虎堪嗟二乘狹劣要須摧伏六府
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佗飲咀更有邪行猖狂
修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真不假分別男女

十二時頌 實誌和尚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劫不
信常掌如意珍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
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真

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
意便遭魔事撓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佗人我
拗不用安排只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卧不知元是道只
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只是佗家染汙
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

禺中巳未了之人教不至假使通達祖師言莫

傳燈玉英集卷五

五

漢

向心頭安了義只守玄沒文字認著依前還不
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燄空華不肯拋作
意修行轉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幾迴
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昃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佗家文字沒親疎莫
起功夫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不居
止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
曠時申學道先須不欺貧有相本來權積聚無
形何用要安真作淨潔却勞神莫認愚癡作近
鄰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

日入酉虛幻聲音終不久禪悅珍著尚不餐誰
能更飲無明酒沒可拋無物守蕩蕩逍遙不曾
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走

黃昏戌狂子興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
劫何曾異今日擬商量却啾唧轉使心頭黑如
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
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空
闍摩然無事頓清閑佗家自有通人愛

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生死何曾屬有無用
時使用沒文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

傳燈玉英集卷五

六

漢

是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魔來任相試
雞鳴丑一顆圓珠明已久內外推尋覓無境
上施為渾大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
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遮如今誰動口

十四科頌 菩提煩惱不二 誌公和尚

眾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
將道更欲覓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須別處尋計
大道曉在目前迷倒愚人不了佛性天真自然
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浮沈生老
皆時迷日為晚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礙不爲戒律所制持犯本自無生
愚人被他惑繫智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爲滯
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翳空中妄執有無
不達色心無礙菩薩與俗同居清淨實無染世
愚人貪著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性空無言說
緣起略如人子百歲無智小兒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衆生不二

衆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實
身田自有明珠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
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緣空寂
惟求意想清虛無有一法可得脩然自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脩然法性本無十纏一切無非佛事
何須攝念坐禪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
智者無心可得自然無爭無喧不識無爲大道
何時得證幽玄佛與衆生一種衆生即是世尊
凡夫妄生分別無中執有迷奔了達貪瞋空寂
何處不是真門

靜亂不二

聲聞厭喧求靜猶如棄麤求餅餅即從來是麤
造作隨人百變煩惱即是菩提無心即是無境
生死不異涅槃貪瞋如燄如影智者無心求佛

愚人執邪執正徒勞空過一生不見如來妙頂
了達涅槃性空鑊湯鑪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仗樂脩然無善無惡法身自在無方
觸目無非正覺六塵本來空寂凡夫妄生執著
涅槃生死太平四海阿誰厚薄無爲大道自然
不用將心畫度菩薩散誕靈通所作常合妙覺
聲聞執法坐禪如盤吐絲自縛法性本來圓明
病愈何須執藥了知諸法平等脩然清虛快樂
色空不二

法性本無青黃衆生謾造文章吾我說他止觀

自意擾擾顛狂不識圓通妙理何時得會真常
自疾不能治療却教他人藥方外看將爲是善
心內猶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異天堂
對境心常不起舉足皆是道場佛與衆生不二
衆生自作分張若欲除却三毒退還不離災殃
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

生死不二

世間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圓通
出入山河無間顛倒妄想本空般若無迷無亂
三毒本自解脫何須攝念禪觀只爲愚人不了
從他戒律波斷不識寂滅真如何時得登彼岸

智者無惡可斷運用隨心合散法性本來空寂
不爲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惱此是無明癡漢
煩惱即是菩提何用別求禪觀實際無佛無魔
心體無形無斷

斷除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爲害
堅固猶若金剛不著二邊中道脩然非斷非常
五欲貪瞋是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生分別
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礙聲聞無不惛惶
法性本無瑕翳衆生妄執青黃如來引接迷愚
或說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有何須別處思量

棄却真如佛像此人即是顛狂聲聞心中不了
唯只趁逐言章言章本非真道轉加關爭剛強
心裏蛇蝎蝎蝎著便即遭傷不解文中取義
何時得會真常死入無間地獄神識枉受災殃

真俗不二

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佗
轉更增佗生老真妄本來不二凡夫棄妄覓清
四衆雲集聽講高坐論義浩浩南坐北坐相爭
四衆爲言爲好雖然口談甘露心裏尋常枯燥
自己元無一錢日夜數佗珍寶恰似無智愚人
棄却真金擔草心中三毒不捨未審何時得消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他外作威儀恬靜
心內恰似洪波不駕生死船筏如何度得愛河
不解真宗正理邪見言辭繁多有二比丘犯律
便却往問優波優波依律說罪轉增比丘網羅
大千室中居士維摩便即來呵優波默然無對
淨夕說法無過而彼戒性如空不在內外婆娑
勸除一滅不肯忽悟還同釋迦

元照不二

釋體離無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相
涅槃生死空石亦無貪瞋可斷亦無佛道可成

多寶菩薩

漢

衆生與佛平等自然聖智惺惺不爲六塵所深
句句獨契無生一覺一念玄解三世坦然皆平
非法非律自制脩然具入圓成絕此四句百非
如空無作無依

運用無礙不二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四時猶若金剛
昔樂心常不改法寶喻於須彌智慧廣於江海
不爲八風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浮沈若顛
散誕縱橫自在遮莫刀劍臨頭我自安然不采

迷悟不二

迷時以空爲色悟即以色爲空迷悟本無差別

色空究竟還同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東
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燄本非其水
渴鹿狂赴念念自身虛假不實將空更欲覓空
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吼

頌 歸宗至真禪師智常

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師子不與物
依怙獨步四山頂優游三大路欠去飛禽墜嘯
呻衆邪怖機警箭易及影沒手難覆施張若工
伎裁剪如尺度巧鑲萬般名歸宗還似土語默
音聲絕言妙情難措棄箇眼還瞞取箇耳還瞞
一鐵破三關分明前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爲

傳燈玉英集

土

漢

心祖

頌 授指 香嚴襲燈大師智閑

古人骨多靈異賢子孫密安置此一門成孝義
人未達莫差池須志固遣狐疑得安靜不傾危
向即遠求即離取即急失即遲無計校忘覺知
濁流識今古僞一刹那通變異差我山石火氣
內裏發焚薪無遮欄燒海底法網踈靈燄細
六月卧去衣被蓋不得無假僞達道人唱祖意
我師宗古來諱唯此人善安置足法財具慙愧
不虛施用處諦有人問少呵氣更審來說米貴

最後語

有一語全規矩休思惟不自許路逢達道人揚
眉省來處踴不著多疑慮却思看帶伴伴一生
衆學事無成殷勤抱得樹檀樹

答鄭郎中

語裏埋筋骨音聲湊道客即時纔妙會拍手赴
乖龍

譚道

的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莫將語
默對

頌 無心合道 洞山和尚良价

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
不老

傳燈玉英集

土

漢

不老

頌 龍牙和尚居遁

龍牙山裏龍形非世間色世上畫龍人巧巧描
不得唯有識龍人一見便心息
唯念門前樹能客鳥泊飛來者無心喚騰身不
慕歸若人心似樹與道不相連
一得無心便道情六門休歇不勞形有緣不是
余朋友無用雙眉却弟兄
悟了還同未悟人無心勝負自安神從前古德
稱貧道向此門中有幾人
學道無端學畫龍元來未得筆頭蹤一朝體得

真龍後方覺從前枉用功

成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久却成魔君今欲得
自成佛無念之人不較多

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是
夢中事悟後還同睡起夫

學道蒙師指却閑無中有路隱人間鏡君講得
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

菩薩聲聞未盡空人天來往訪真宗爭如佛是
無疑士端坐無心只麼通

此生不息息何時息在今生共要知心息只緣
無妄想除心息是休時

傳燈錄卷第五

十三

迷人未了勸盲聾土上加泥更一重悟人有意
同迷意只在迷中迷不逢

夫人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道合頭無心始體
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亦休

眉間毫相蹤光身事見爭如理見親事有只因
於理有理權方便化天人一朝大悟俱消却方
得名爲無事人

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情
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

尋牛須訪迹學道訪無心迹在牛還在無心道
易尋

明道頌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

二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執云有是觸處
皆渠豈喻真虛真虛設辨如鏡中現有無雖影

在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何闌不假功成將何
法爾法爾不爾俱爲屑齒若以斯陳埋沒宗旨

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月中於此
不明翻爲刺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

世界崢嶸我宗奇特當陽顯赫佛及衆生皆承
恩力不在低頭思量難得拶破面門覆蓋乾坤

快須薦取脫却根塵其如不曉謾說而今

傳燈錄卷第五

十四

頌 三界唯心 大法眼禪師文益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
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

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憂

牛頭庵

國城南門師庵舊址依雲嵐獸馴淑人相參
忽有心終不堪

乾闥婆城

乾闥婆城法法皆爾法爾不爾名相真執日暖
月涼海深山起乾闥婆城是非亡矣

因僧看經

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閑欲免心中閑但知看

古教

問僧云會麼對不會

會與不會與汝面對若也面對真箇不會

庭柏盆蓮

一朵菖蒲蓮兩株青瘦柏長向僧家庭何勞問

高格

八漸偈并序 白居易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

東都聖善寺鈴塔院越明年春二月有東來客

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句四言贊之初居易

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我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

傳燈錄卷第五

十五

慧曰明日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鳴
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

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

廣一言爲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

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既而并于堂禮于

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
又觀則轉真妄

覺

惟真常在爲妄所蒙真妄苟辯覺生其中不離

妄有而得真空

定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爲禪定乃脫生死

慧

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

明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遁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

濟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

衆苦既濟大捨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詩

心印 同安禪師

問君心印作何顏心印誰人敢授傳歷劫坦然無異色呼心印早虛言須知本自靈空性將

喻紅鑪裏蓮莫以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玄機

迢迢空劫勿能收豈爲塵機作繫留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何更問縱由靈然一句超羣象迢迢三乘不假修散手那邊諸聖外迴程堪作火中牛

塵異

濁者自濁清者清菩提煩惱等空乎誰言下壁無人鑒我道未到處品萬法泯時全體現三乘分處假安名丈夫皆有衝天氣不向如來行

處行

佛教

三時次第演金言三世如來示共宣初說有空人盡執後非空有衆皆緣龍宮滿藏醫方義鶴樹終談理未玄真淨界中纔一念閻浮早已八千年

還鄉曲

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咸須歸本鄉雲水隔時君莫住雪山深處我非忙尋思去日顏如玉差歎迴來驥似霜散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

破還鄉曲

返本還源事亦差本來無住不名家萬年松徑雪深覆一帶峯巒雲更遮賓主默時純是妄君目道合正中邪還鄉曲調如何物明月堂前枯木華

轉位歸

涅槃城裏尚猶危陌路相逢沒了期權挂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名誰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潑灑始應知

正位前

枯骨巖前差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驚鷲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華不似佗了了時無所了了玄玄處亦須呵盼勤爲唱玄中曲空裏蟾光撮得麼

語默難測 雲頂山僧德敷

閑坐冥然聖莫知縱言無物比方伊石人把板雲中拍木女含空水底吹若道不聞渠未曉欲尋其響你還疑教君唱和仍須和休問宮商竹與絲

祖教迴異

祖意迴水傳一句教中實布引三乘淨名倒嶽當

聲吼驚子孤潭月影澄廓市賣魚忘進趣巖林飼
虎望超升雖知同體權方便也似炎天日裏燈

學雖得妙

棲心學道數如塵認得曹谿有幾人若使聖凡
無畧礙便應博瓦是修真瞥然一念邪思起已
屬多生放逸因不遇祖師親指的臨機開口卒
難陳

問來祇對不得

莫誇祇對句分明執句尋言誤殺卿只合文殊
便是道虧佗居士杳無聲見人須棄敲門物知
路仍忘稚子名儻若不疑言會盡何妨默默過

浮生

無指的

不居南北與東西上下虛空豈可齊現小毛頭
猶道廣變長天外尚嫌低頓乾四海紅塵起能
過三塗黑業迷如此萬般皆屬壞更須前進問
曹谿

自樂僻執

雖然僻執不風流懶出松門數十秋合掌有時
慵問佛折臂誰肯見王侯電光夢世非堅久慾
火蒼生早晚休自蘊本來靈覺性不能暫使挂
心頭

問答須知起倒

問答須教知起倒龍頭蛇尾自欺謾如王秉鈞
猶王意似鏡當臺待鏡觀眼參差千里莽低
頭思慮萬重灘各於此道爭深見何啻前程作
野干

言行相扶

言語行時不易行如鳥如兔兩光明寧關晝夜
精勤得非是貪瞋懈怠生菩薩尚猶難說到聲
聞焉敢擬論評然無地位長閑坐誰料龍神來
捧迎

一句子

一句子玄不可盡顯然會了茶藥何非千世事
成無事祖教心魔是佛魔貧子喻中明此道獻
珠偈裏顯張羅空門有路平兼廣痛切相招誰
肯過

古今大意

古今以拂示東南大意幽微肯易參動指掩頭
元是一斜眸拊掌固非三道吾舞笏同人會石
鞏弓作者語此理若無師印授欲將何見語
玄談

因覽寶林傳

僧潤 三首

租月禪風集寶林二千餘載道堪尋雖分西園

與東國不隔人心到佛心迦葉最初傳去感悲
能末後得來深覺斯頓悟超凡眾嗟彼常迷古
與今

贈道者

一語真空出世間可憐迷者蟻循環此生勝坐
三禪樂好句長吟萬事閑秋月圓來看盡夜野
雲散去落何山到頭自了方爲了休執佗經扣
祖關

贈釋客

了妄歸宗萬慮空河沙凡聖體通同迷來盡似
蛾投燄悟去皆如鶴出籠片月影分千澗水孤

松聲任四時風直須密契心心地休苦勞生睡
夢中

心王銘

傅大士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
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
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
膠清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
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
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心念念佛心
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
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深一物

心性雖空貪瞋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恭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沈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剎那造作還復漂沈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為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

傳燈玉英集卷五

二十二

來今

信心銘 三祖僧璨大師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挫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

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遷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道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沈不持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浪由斟酌夢幻虛華何勞把握

傳燈玉英集卷五

二十三

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誠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依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此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

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心銘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

心性不生何須知見本無一法誰論慧鏡往返無端追尋不見一切莫作明寂自現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境隨照冥蒙一心有滯諸法不通去來自爾胡假推窮生無生相生照一同欲得心淨無心用功縱橫無照最為微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將心守靜猶未離病生死忘懷即是本性至理無詮非解非經靈通應物常在目前目前無物無物宛然不勞智照體自虛玄

傳燈玉英集卷五

三十四

念起念滅前後無別後念不生前念自絕三世無物無心無佛眾生無心依無心出分別凡聖煩惱轉成計校乘常求真背正雙泯對治湛然明淨不須功巧守嬰兒行惺惺了知見網轉彌寂寂無見暗室不移惺惺無妄寂寂明亮萬象常真森羅一相去來坐立一切莫執決定無方誰為出入無合無散不遲不疾明寂自然不可言及心無異心不斷貪淫性空自離任運浮沈非清非濁非淺非深本來非古見在非今見在無住見在本心本來不存本來即今菩提本有不須用守煩惱本無不須用除靈知自照萬法

歸如無歸無受絕觀忘守四德不生三身本有
六根對境分別非識一心無妄萬緣調直心性
本齊同居不攜無生順物隨處幽棲覺由不覺
即覺無覺得失兩邊誰論好惡一切有為本無
造作知心不心無病無藥迷時捨事悟罷非異
本無可取今何用棄謂有魔興言空象備其滅
凡情唯教息意意無心滅心無行絕不用證空
自然明徹滅盡生死冥心入理開目見相心隨
境起心處無境境處無心將心滅境彼此由侵心
寂境如不遣不拘境隨心滅心隨境無兩處不
生寂靜虛明菩提現心水常清德性如愚不

傳法藏集卷五

三十五

漢

立親疎寵辱不變不擇所居諸緣頓息一切不
憶永日如夜永夜如日外似頑瞶內心虛真對
境不動有力大人無人無見無見常現通達一
切未嘗不徧思惟轉昏汨亂精魂將心止動轉
止轉奔萬法無所唯有一門不入不出非靜非
宣聲聞緣覺智不能論實無一物妙智獨存本
際虛沖非心所窮正覺無覺真空不空三世諸
佛皆乘此宗此宗毫末沙界含容一切莫顧安
心無處無處安心虛明自露寂靜不生放曠縱
橫所作無滯去住皆平慧日寂寂定光明明照
無相苑朗涅槃城諸緣忘畢詮神定質不起注

坐安眠虛室樂道恬然優游真實無為無得依
無自出四等六度同一乘路心若不生法無差
互知生無生現前常住智者方知非言詮悟

息心銘 僧亡名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久滅其身銘其膚曰古之
攝心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
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
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
攸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
纖塵不拂五嶽將成防未在本雖小不輕關爾
七竅閉爾六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

傳法藏集卷五

三十六

漢

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
孤燈英賢才藝是為愚蔽捨棄淳朴耽溺淫麗
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行
終迷脩途永泥莫貴才能日益惜曹誇拙美巧
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內懷憍伐外致
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
凡謂之古聖謂之各賞詭暫時悲哀長久畏影
畏跡逾遠逾極端坐樹陰跡滅影沈狀生患老
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
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貴何賤何辱何榮
何勝何劣何重何輕澄天愧淨皎日慙明安夫

岱嶺同彼金城敬贈賢哲斯道利貞

菩提達磨略辯大乘入道四行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
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
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
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
隨於文教此即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
名之理入行入者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
何等四邪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
稱法之行云何報冤行謂修道人若受苦時
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

傳法藏集卷五

三十七

漢

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
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歟甘心忍受都無
冤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
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說言報冤行二隨緣行
者眾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
若得勝報榮尊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
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
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也三無所
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智者悟
真理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萬有斯空
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

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
有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
求真為道行故言無所求行也四稱法行者性
淨之理目之為法此理眾相斯空無染無著無
此無彼經云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
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
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憍惜達解
三空不倚不著但為去垢稱化眾生而不取相
此為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禮施
既爾餘五亦然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
是為稱法行

傳燈彙纂卷五

三六

顯宗記 荷澤大師

無念為宗無作為本真空為體妙有為用夫真
如無念非想念而能知實相無生豈色心而能
見無念念者即念真如無生者即生實相無
住而住常住涅槃無行而行即超彼岸如如不
動動用無窮念念無求求本無念菩提無得淨
五眼而了三身般若無知運六通而和四智是
知即定無定即慧無慧即行無行性等虛空體
同法界六度自茲圓滿道品於是無虧是知我
法體空有無雙泯心本無作道常無念無念無
思無求無得不彼不此不去不來體悟三明心

通八解功成十力富有七珍入不二門獲一乘
理妙中之妙即妙法身天中之天乃金剛慧湛
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
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
般若真空即清淨涅槃般若若是涅槃之因涅槃
是般若之果般若無見能見涅槃涅槃無生能
生般若涅槃般若若名異體同隨義立名故云法
無定相涅槃能生般若即名真佛法身般若能
建涅槃故號如來知見知即知心空寂見即見
性無生知見分明不一不異故能動寂常妙理
事皆如如即處處能通達即理事無礙六根不

傳燈彙纂卷五

三九

殊即定慧之功六識不生即如如之力心如境
謝境滅心心心境雙亡體用不異真如性淨慧
鑒無窮如水分千月能見聞覺知見聞覺知而
常寂寂空即無相寂即無生不被善惡所拘不
被靜亂所攝不厭生死不樂涅槃無不能無有
不能有行住坐卧心不動搖一切時中獲無所
得三世諸佛教旨如斯即菩薩慈悲隨相傳受
自世尊滅後西天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心同
說如來知見至於達磨居此為初遞代相承於
今不絕所傳秘教要藉得人如玉昆珠終不妄
與福德智慧二種莊嚴行解相應方能建立立

為法信法是衣宗唯指衣法相傳更無別法內
傳心印印契本心外傳袈裟將表宗旨非衣不
傳於法非法不受於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無
生之法無生即無虛妄乃是空寂之心知空寂
而了法身了法身而真解脫

參同契 南嶽石頭和尚

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
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
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迴互不迴互迴而更相
涉不爾依住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
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

傳燈彙纂卷五

四十

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
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
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
明勿以明相親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
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挂
承旨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
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
陰莫虛度

五臺山鎮國大師澄觀菩薩太子問心要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
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

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
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
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

慧日沈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
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
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
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猶棄影勞
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
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
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
界言止則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

傳燈錄卷第五

三十一

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
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
道無住無著莫攝其收是非兩亡能所雙絕斯
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
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
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
體雙亡正入則妙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
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
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
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萬差而人
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

處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唯忘懷虛
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鑑
象照而常空矣

證道歌 永嘉真覺大師

君不見絕學無爲閑道人
不除妄想不求真無
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
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
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却阿鼻業
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
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
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
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

傳燈錄卷第五

三十二

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剎析誰無念誰
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
施功早晚成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
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
真僧有人不肯任情徹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
尋枝我不能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
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
五力唯證乃知難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
捉月爭捨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
調古神清風自高貌類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
梅貧實是僧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

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時終不吝
二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士一決
一切子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
能向外誇精進從佗誘任佗非把火燒天徒自
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
是功德此即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誘起冤親何
乘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
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河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
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波失却威天
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衆
禪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行亦禪

傳燈錄卷第五

三十三

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
饒毒藥也閑閑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
辱優幾迴生幾迴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
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岑
峯幽邃長松下優遊靜坐野僧家閑寂安居實
蕭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
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
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
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既能解
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永
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

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股金環鳴歷歷不是標
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求真不斷妄了
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真
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
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落
落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
投火捨妄心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偽學人不
了用修行深成認賊將為子損法財滅功德莫
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
見力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劍非但空
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

傳燈玉英集卷十五

三十四

變

慈雲今灑甘露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
醒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
圓明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
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性入我性我性同
與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
彈指圓成八萬相刹那越却三祇劫一切數句
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讚體若
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
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默時說說
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
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

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建法幢
立宗旨明明佛勑曹谿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
十八代西天記入此土菩提達磨為初祖六代
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真不立妄本空
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
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
盡除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即真嗟末法惡時世
衆生薄福難調制去聖遠兮引見深魔強法弱
多冤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
在心殃在身不須冤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聞
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楞嚴林無雜樹鬱密深沈

傳燈玉英集卷十五

三十五

變

師子住境靜林間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
子兒衆隨後三歲便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
王百年妖怪虛開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决
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非
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即龍女頓成
佛非即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

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

却被如來苦訶責

覺虛行多年

如來圓

枉施功相壞法中虛捏怪不見一法即如來方
得名為觀自在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
宿債鐵逢王膳不能餐病遇醫王爭得差在欲
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
生早時成佛于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惜懂
頑皮韃音只知犯重障善提不見如來開秘訣
有二比丘犯淫殺波離聲光增罪結維摩大士
頓除疑還同赫日銷霜雪不思識解脫力此即
成吾善知識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示銷
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
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

傳燈玉英集卷十五

三十六

變

受之者皆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
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
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
不能壞真說象駕崢嶸慢進途誰見蟾蜍能拒
轍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
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為君決

了元歌 騰騰和尚

修道道無可問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空
悟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
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他鄉郡不用廣學多聞
不要辯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

煩惱即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人來問我若爲
不能共伊談論寅朝用粥充饑齋時更餐一頓
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心中了了知
且作伴癡縛鈍

草庵歌 石頭和尚

吾結草庵無寶貝飯了從容圖睡快成時初見
茅草新破後還將茅草蓋住庵人鎮常在不屬
中間與內外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愛處我不
愛庵雖小合法界方丈老人相體解上乘菩薩
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怪問此庵壞不壞壞與
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東西基上堅牢以爲

傳燈錄卷第五

三七

卷

最青松下明窓內玉殿朱樓未爲對納懷襟頭
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住此庵休作解誰誇
鋪席團人買迴光返照便歸來廊達靈根非向
背過祖師親訓誨結草爲庵莫生退百年拋却
任縱橫擺手便行且無罪千種言萬般解只要
教君長不昧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遮處

一鉢歌

過刺刺關聯語總是悠悠造抹捷如饑喫鹽加
得渴枉却一生頭杌杌究竟不能知始末拋却
死屍何處脫勸君努力求解脫閑事到頭須結
撮火落身上當須撥莫待臨時叫菩薩丈夫語

話頭豁豁莫學癡人受摩捋越時結裏學擺撥
也學柔和也學癡癡也刺頭也披褐也學凡夫作
生活直語向君君未達更作長歌歌一鉢一鉢
歌多中一中多莫笑野人歌一鉢曾將一鉢
度娑婆青天寥寥月初上此時影空含萬象幾
處浮生自是非一源清淨無來往更莫將心造
水泡百毛流血是誰教不如靜坐真如地頂上
從他鵲作巢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遮真如靈覺
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不死死不生不
死具丈夫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具如在
一顆圓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不見不聞具

傳燈錄卷第五

三八

卷

見聞從來一句無言說今日千言強爲分強爲
分須諦聽人人盡有真如性恰似黃金在鑛中
鍊去鍊來金體淨真是妄妄是真若除真妄更
無人具心莫護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
著弱也著一切無心無際著亦無惡亦無好二
際坦然平等道塵也餐細也餐粗凡夫相上
觀也無塵也無細上方香積無根蒂坐亦行行
亦坐生死樹下菩提果亦無坐亦無行無生何
用覓無生生亦得死亦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亦
無生亦無死三世如來揔如此離則著著則離
幻化門中無實義無可離無可著何處更求無

病藥語時默然時語語默縱橫無處所亦無語
亦無默莫嘆東西作南北瞋即喜喜即瞋我自
降魔轉法輪亦無瞋亦無喜水不離波波即水
慳時捨捨時慳不離內外及中間亦無慳亦無
捨寂寂寥寥無可把苦時樂樂時苦只遮修行
斷門戶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在無繩索垢即
淨淨即垢兩邊畢竟無前後亦無垢亦無淨大
千同一具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拈
却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真如靈覺性魔作佛佛
作魔鏡裏尋形水上波亦無魔亦無佛三本
來無一物凡即聖聖即凡色裏膠清水裏鹹亦

傳燈錄卷第五

三九

張小三

無凡亦無聖萬行揔持無一行真中假假中真
自是凡夫起妄塵亦無真亦無假若不喚時何
應若本來無姓亦無名只麼騰騰信脚行有時
塵市并屠肆一朵紅蓮火上升也曾策杖遊
京洛身似浮雲無定著幻化由來似寄居他家
觸處更清虛若覓戒三毒瘡痕幾時差若覓禪
我自縱橫汨碌眠大可憐不是顛世間出世天
中天時人不曾此中意打著南邊動北邊若覓
法雞足山中問迦葉大士持衣在此中本來不
用求某甲若覓經法性真源無可聽若覓律窮
子不須教走出若覓修八萬浮圖何處求只知

黃葉止啼哭不覺黑雲遮日頭莫怪狂言無次第
第節羅漸入羈中細只遮羈中細也無即是圓
明真實諦真實諦本非真但是名聞即是塵若
向塵中解真實便是堂堂出世人出世人莫造
作獨行獨步空索索無生無死無涅槃本來生
死不相干無是非無動靜莫謾將身入空井無
善惡無去來亦無明鏡挂高臺山僧見解只如
此不信從佗造劫灰

淨漚歌 樂普和尚

雲天雨落庭中水水上漂漂見漚起前者已滅
後者生前後相續無窮已本因兩滴水成漚還

傳燈集卷第五

四十一

漢

緣風激漚歸水不知漚水性無殊隨佗轉變將
為異外明瑩內含虛內外玲瓏若寶珠正在澄
波看似有及乎動著又如無有無動靜事難明
無相之中有相形只知漚向水中出豈知水亦
從漚生權將漚水類余身五蘊虛攢假立人解
達蘊空漚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真

牧護歌

蘇溪和尚 即玉漢
小師也

聽說納僧牧護任運逍遙無住一條百納餅孟
便是生涯調度為求至理參尋不憚寒暑辛苦
還曾四海周游山水風雲滿肚內除戒律精嚴
不學威儀行步三乘笑我無能我笑三乘謾做

智人權立階梯大道本無迷悟達者不假修治
不在能言能語披麻目視雲霄遮莫王侯不顧
道人本體如然不是知佛去處生也猶如著衫
死也還同脫袴生死無喜無憂八風豈能驚怖
外相猶似癡人肚裏非常俏醋活計雖無一錢
敢與君王鬪富愚人擺手憎嫌智者點頭相許
那知傀儡牽抽歌舞盡由行主一言為報諸人
打破畫餅歸去

翫珠吟 丹霞和尚

般若靈珠妙難測法性海中親認得隱顯常遊
五蘊中內外光明大神力此珠非大亦非小晝

傳燈集卷第五

四十二

漢

夜光明皆悉照覓時無物又無蹤起坐相隨常
了了黃帝曾遊於赤水爭聽爭求都不遂罔象
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偽吾師權指喻摩
尼采人無數溺春池爭拈瓦礫將為寶智者安
然而得之森羅萬象光中現體用如如轉非轉萬
機消遣寸心中一切時中巧方便燒六賊燦衆魔
能摧我山竭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下
幾蹉跎亦名性亦名心非性非心超古今全體
明時明不得權時題作弄珠吟

其二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雖潰散一物鎖

長靈知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
疑萬卷經在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象先天
地玄泉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澄渟盤泊
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氣觸還生
鑒照崆峒寂羅籠法界明挫凡功不滅超聖果
非盈龍女心親獻闍王口自呈護鵝人却活黃
雀意猶輕解語非關舌能言不足聲絕邊彌汗
漫無際等空平演教非為說聞名勿認名兩邊
俱莫立中道不運行見月休觀指還家罷問程
識心心則佛何佛更堪成

獲珠吟 關南長老

傳燈集卷第五

四十三

漢

三界兮如幻六道兮如夢聖賢出世兮如電國
土猶如水上泡無常生滅日遷變唯有摩訶般
若堅猶若金剛不可讚歎似兜羅大等空小極
微塵不可見擁之令聚而不聚撥之令散而不
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觀之而不見訝復訝
盤陀石上笑呵呵笑復笑青松影下高聲叫自
從獲得此心珠帝釋輪王俱不要不是山僧獨
施為自古先賢作此調不坐禪不修道任運道
遙只麼了但能萬法不干懷無始何曾有生老

心珠歌

韶山和尚

山僧自達空門久淬鍊心珠功已攝珠迴玲瓏主

客分往往聲如師子吼師子吼非常義皆明佛性真如理有時往往自思惟豁然大意心歡喜或造經或造論或說漸兮或說頓若在諸佛運神通或在凡夫興鄙各此心珠如水月地角天涯無殊別只因迷悟有參差所以如來多種說地獄趣餓鬼趣六道輪迴無暫住此非諸佛不慈悲豈是閻王配教做勸時流深體悉見在心珠勿浪失五蘊身全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覓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五

傳燈玉英集後序

史部書錄解題卷之五十五

夫道本無名因名而顯道法本無說因說以證法故契經備于華藏闡權實之教宗唱列于寶傳示圓頓之詮蓋一切衆生有三毒障業風浪鼓其妄念客塵繫於本性纏縛病動擾湛源迷輪迴之轍沈生死之海諸佛所以出世祖師由是西來自茲漸振宗風直指心地傳密印於法嗣分慧燈於諸方如香象截流師子鳴吼徑登菩提之路安處栴檀之林了心非心咸爲佛子舉足下足莫匪道場實

拯溺之慈航乃證聖之捷路也繇是叢林之茂著機緣之語成集

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在宥之九載有江吳僧道源採七佛而下暨歷世高賢尊宿書句編成傳燈錄三十軸詣闕進焉尋詔名臣刊修臻畢遂成鉅典模印頒行懿

聖代之奇書爲真乘之妙教垂千劫而不朽度羣品而有賴

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陛下茂

天地之化育

邁堯舜之仁孝

御六辨而

臨萬寓

讚三寶以

福四生

欽夫真乘

開通妙理日早以餘暇恭披是錄精究義諦偶達宗旨而又顧緼縻之重卷帙稍廣諒衆學之者津攜頗難因思佛門律論尚資纂鈔儒家史傳具存紀略遂擇乎精粹撮其機要刪爲十五卷題之曰傳燈玉英集鳳毛麟角益表稀奇甘露醍醐罔非上味景祐龍集甲戌歲孟春乙亥序

印經院

景祐二年十月十四日

內降推忠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上柱國琅邪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食實封肆伯戶王隨劄子奏臣先進呈傳燈玉英集一十五卷計五冊蒙

聖恩降

勅編入藏錄欲望

聖慈下印經院開板模印頒行所貴

真乘要法廣布於緣區

善化妙緣永資於

慶祚取

進止奉

御寶批依奏所有合行事件本院遂具狀奏

聞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並依奏於景祐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了

進呈奉

聖旨奉印流行

譯經證義同編修譯義最要慈雲大師賜紫沙門日之校勘

譯經證義同編修譯義最要慈雲大師賜紫沙門日之校勘

入内侍省内侍黃門勾當印經院日邵聿

入内侍省内侍高品勾當傳法院印經院日朱榮

入内侍省内侍高品勾當印經院日盧慶

傳燈玉英集卷十五

早六

歲